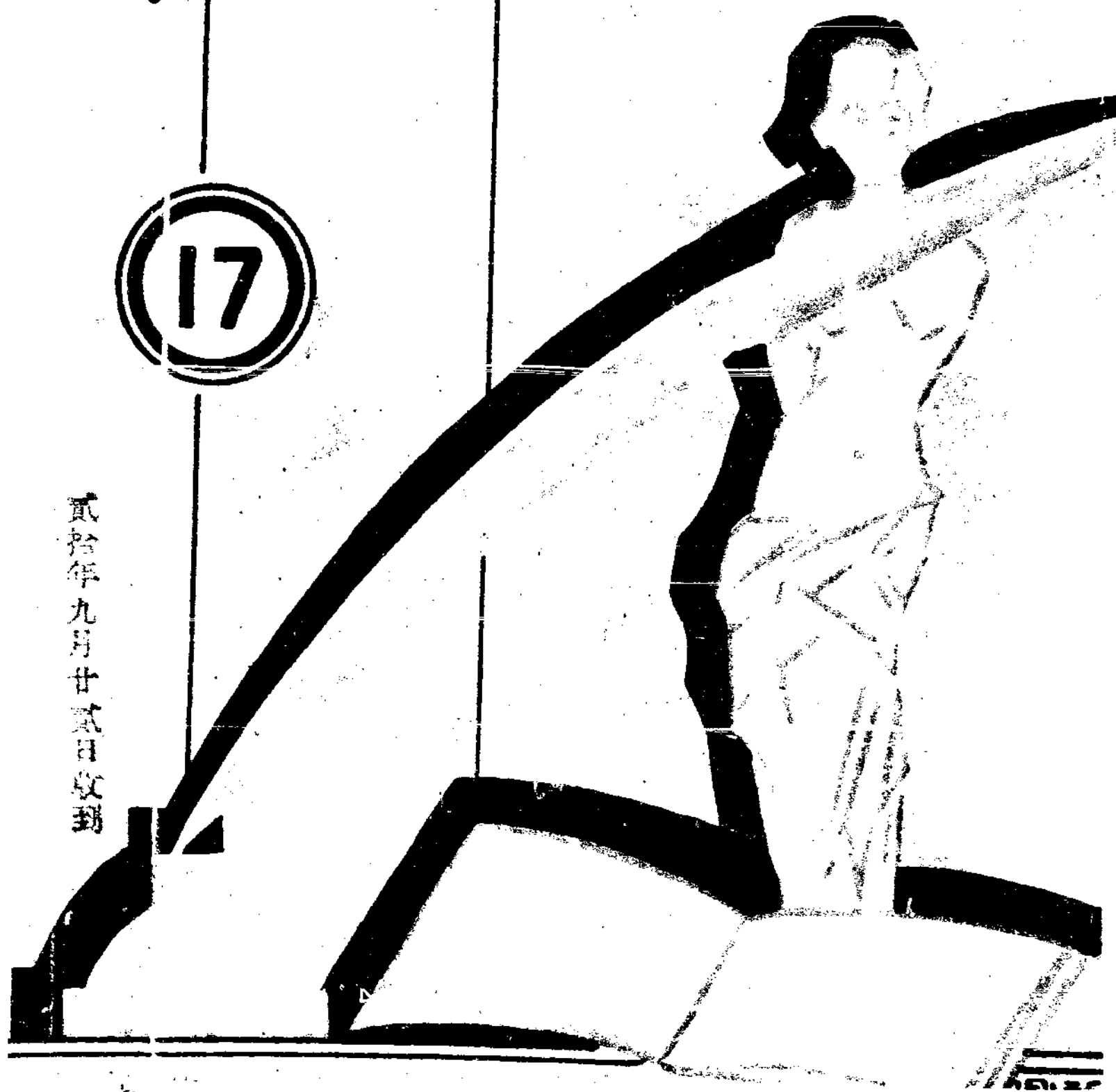


相對觀時

17

貳拾年九月廿貳日收到



橄欖

第十七期

主編

線路社

社址：南京奇望街四十二號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日出版

橄欖第十七期目錄

小 說

- 鄉情.....章伯舜
女人的血.....宋錦章
犧牲.....劉祖澄
烟捐的失敗.....楊昌溪
歸來.....何迺黃
心燼(續完).....鄭克何雙璧合作

譯 作

- 懷中的瀕死者.....小酒井不木著
黃宏鑄譯

詩 歌

- 在歸途中.....賀玉波
還鄉.....劉季尊
失戀曲.....裴慶于
流雪曲.....鄭鑄
在鏡中.....賀玉波

游子的心深.....李夾人

論 文

農民文學論.....毛一波

戲 劇

視察員(五幕劇)哥郭里著.....陳大悲
郭敏學改編

總發行所

南京奇望街四十二號線路社

代售處

南京：南京，花牌樓，青白，中南，金陵，
及羣衆等書局

上海：卿雲圖書公司，明月，上海，現代，先華，文化等
書局；菲律濱；前書局，

廣州：共和書局，廣州圖書消費合作社，南華書局，

汕頭：世界書局

香港：啓新書局

北平：文學化社，開明書店，卿雲書局

梅縣：中華書局

興甯：啓新書局

杭州：開明書局，文藝書店，危益合作社

重慶：北新書局

成都：普益文化部

西安：西安派報社

漢口：現代書局

蘇州：蘇州旅行社

優待預訂

預訂：每年一元半年六角
：國外加郵費六角

零售：每冊大洋壹角半

鄉 情

章伯彝

「回憶是甜蜜的……」

——法朗西 (Anatole France)

如果我能夠，我願意打破現實的愁網，去追尋扭轉我的童年——活躍的，純潔的，天真的童年！現在，我深深地悔恨當初全在發昏，沒有抓住我的童年，思憶起來，只有無邊的傷逝！

故鄉的美景和佳處，說起來仍是那個模樣，這是它絲毫沒有進步的表象，仍是我童年憧憬過的事物對象！現在不知怎的，牠也不能引起我的歡欣，牠給我的只有悲涼了

，這大概是由於我的心情改變吧！

過去童年的樂園生活，好像有鬼似的，這栩栩欲活的兒時影像，總會在腦裏閃映出來，尤其在回到故鄉的時日。

那時我才八九歲光景吧，正是家人呼稱我「小頑皮」的當兒，生活格外有趣！在父親允許長年給他的兒子阿真也來家裏幫忙時候，我開始高興了，因為我早曉得阿真是合我上下差不多年紀的孩子，而且比我能幹的。他是能夠爬上樹捉小鳥的，又會做我不大能做的玩意兒。

阿真上工的日子到了——這是我眼巴巴地盼望到來的日子。他是爸爸雇來家放牛的。他是我童年的摯友，他是我眼中的英雄，他教我唱歌，他合我一塊頑耍，他吃我的糖果，他和我兄弟一般地親熱；雖然他是一個癩痢頭。

春天來了，每天我總是摟住阿真的腰，合騎在大牯牛背上，日裏「嘔嘍嘔嘍」地唱着山歌，到河西圩邊一個蔓草叢生的老山上放牛去。老山是我童年的搖籃，我便在他的懷抱裏長大起來的。

老王田裏的早「蜀黍」老了，能食了。讓我去弄兩穗子來燒食……」阿真頂機警，行竊的經驗要算最老練了，給失主捉着的時候，極其稀少。所以老李瓜田少了瓜，朱老太菜園的蘿蕪失了賊……他們都毫無疑意地罵一聲：

「禿狗入的真壞！」然而他們明明曉得是阿真，却沒有辦法，因為他們很難捉住他的手。一到老山，他們便都放了牛，叫她自己去草吃，阿真便到時候就動議了。別的放牛的牧童都贊成，恭而敬之地答應替他看着牛，好給他去打食來大家享受，而且他們從不担心他的危險。

他們的燒玉蜀黍，鍋巴，田埂上摘來的秧李……的「劈克立客」(Picnic)，我每回都有份的。有時我拿出荷包裏吃賸的糖果給他們；很珍奇地他們搶食了，還追問我荷包裏有沒有了？

.....

這次回到故鄉，正巧家裏興工蓋新屋。匠人和小工很多，其中阿真也來幫忙做小工的。我一進門，便看見幾個赤着膊的粗人，汗流浹背地圍坐在小桌上吃飯。一個瘦長蒼黃面孔的中年人，起先用驚異而欽慕的目光投射我，終於站起來招呼道：

「今天熱得很，大先生！回來了，真熱呀！」

「還好，哦，請飯，……」我含糊地答。

一凝神，我毫無遲疑地，從他的光禿沒一根頭髮的頭和瘦削的臉的輪廓上，我認識了他是我兒時的摯友阿真了。他蒼老了，而且面上罩上一層悲哀的神情，紅透了的眼

眶，老是滿含着欲滴的淚水。

這時一幅圖影，在我的腦裏閃映出來了：野草開花長滿了的老山上，散着好幾頭水牛在自由自在地吃草，空氣充滿了花香草味，叫天子在晴明的天空中，盡力地啼叫。幾個赤着脚的牧童，在東奔西跑地打梭球。

阿真和我是每回少不了的角色。有一次他無意地用梭打中我的頭，頓時起了一個疙瘩。我痛得哭了，立刻要回家。阿真這可慌張了，他撫慰我，央求我不要回家告訴。他最後又騙我：「我看見的那窠白頭翁，就要長大毛了。等幾天捉下，送給你一個養玩……」我真的不哭了，又合他們在一塊兒玩了。

我於是又天天在催促阿真，說：

「趕快捉來吧，過幾天會飛了！」

這天下午，他提着他自己織好的籐鳥籠，借我同到桑園去了。他在一株枝葉非常密茂的矮桑樹下，指給我看，說：

「那一團茅草在樹枝上，便是牠的窠。」

他已爬上樹了，在他手觸動巢的時候，那隻的老白頭翁，這才「勃」的一聲飛起，落在距巢三四尺遠近的枝頭，死命地在發出絕望而哀求的叫聲；好似失火的主婦在呼天

搶地的哀嚎！打食去的老白頭翁也回來了，牠驚惶萬狀，羽毛倒豎着在枝頭亂跳。勢如飛石一般，牠正投向阿真禿頭頂上，張開翅膀「拍」地打他一下。牠週身因恐懼而顫抖了。目不轉睛地盯住牠心血撫育出的愛子；牠想救護兒子，然而又不敢上去！「拍，拍……」牠向禿頭上，又奮怒地抨擊兩下。繼着是悲哀而怨恨的叫聲。

「牠媽的，怪疼！早晚得戴上帽子。」說着，他已站在地上了。手捧着一窠剛生柔毛嘴部嫩黃的四個小雛，一順頭地伏在巢裏。

一匹頭部有白毛的老鳥，聲嘶力竭地失望了，牠怒啄另一匹老鳥，好似責問牠看護兒子的不遇到的慘遇！

「你揀一個鼻孔透明的，是公的，長大會叫鳴的」，

我便揀了一個握在手裏，其餘三個，他全擺在籠子裏了。我們開始走了，兩匹白頭的老鳥，飛旋在空中，音調哽咽而怪異地在哀叫，跟隨着我們飛有三四塊田的距離，終於沒奈何地退飛去了。

× × ×

阿真自從他能做活起，便離開我的家，一直到現在再沒有見過面。

現在我兒時的記憶，見了他的面，忽地全都電影般一

幕幕地在腦裏閃映起來了，這好似我真的回到童年的境況了。

傍晚時分，太陽雖是收了火燄的紅光而沈落在西天，但還不十分清涼。山牆遮蔽的蔭影下，照例，涼床和小桌已擺齊全了。做活的人全收了晚工。

「大先生，洗過澡？不起風，悶熱……」阿真似乎很想親近而又不肯親近似地站在我面前說，躊躇一下子，到底在對面的小板凳上坐下了。

「是的，太熱。」我隨便地答。臉仍向着身邊的阿衣弟，在和他閒話：問他念幾本書了。

他從藍布汗衫荷包裏，摸出一盒和平香烟，抽出一枝來，雙手擒着，站起身子，而且很歉虛地說：「大先生吃一支烟，」他走到我面前了，隨着又縮回坐下，「這烟太粗臭了，恐怕不能入口……」

「大先生這會在大學堂畢了業，」他有些恭敬起來，分明仰慕得很，「恭喜謀到缺了吧？」

「唔……」我有點悚然，而且打了一個寒噤。他希望我太高了，他很錯誤地把我當做闊氣的貴人看待了，但我自己太不行，沒有那做闊氣人的本領，而且沒有生那副骨頭。我開始知道這時的阿真，和我童年時的阿真，迥然

是兩個人了，我倆之間，相隔起來，真不知「其幾千萬里」呢！

「日子真是過死人！」他看見我有些愕然，收斂了渴望的臉色，嘴角露出淒涼的本態，說，「一人苦斷了老筋，也不能養家活口。種幾畝地，這幾年不是水淹便是天旱，腳頭又重，雖說第二的孩子將就能放牛了，但大小六七口子，真是坐吃山崩，而且租子，年年總是不夠頭……」

他只是吁氣搖頭，臉上的淒涼的表情，寫出他心中說不出的苦楚。他接連吸了幾口燒近指頭的烟頭，張開嘴讓白霧舊的烟氣噴散在空中。

一碗烏黑的乾菜燒肉，和一碗黃亮亮的醃芥菜端上了小桌子；他便隨着坐在小板凳上用晚飯去了。

一九三一，七，廿日改作。

線路

主編線路社

半月刊

第三期要目

論 著

- 反帝運動的基本條件.....許少頓
- 論汪精衛.....何遜黃
- 廣東政府北伐的證斷.....宋錦章
- 關於選舉權的運用與我
們青年應有之認識和覺悟.....李實女士
- 國際公法與一般之幻覺.....蔣振華譯
- 世界第二次大戰之預測.....張福蔭

短 評

- 鄧演達往那裏走
- 閻錫山可以特赦嗎
- 萬寶山事件如何宋慶齡斡旋粵局

女 人 的 血

宋錦章

這五個女子，是宣告失蹤了的，她們的蹤跡，也忽東忽西的捉摸不住。

普通的女子，都具有一種可愛的柔性，都能羶羊般的順從丈夫或愛人，更喜歡接受丈夫或愛人的溫情；但她們的膽不同凡俗，偷偷地離開親愛的丈夫或愛人，而浪跡天涯，過那流浪的生活。

是一個夏季的深晚，正是一般婦女甜蜜蜜地擁抱着丈夫的當兒，這五個女子在東京的一條街上徘徊着。那時，

天空中已滿佈了層層疊疊的烏雲，蔚藍的天空，閃耀的星光眉彎的月兒，都被那烏雲蓋住，僅僅透出些微光來，街道因之烏黑黑的，再因這條街冷落的緣故，電燈裝置得少些，那已裝的電燈，也祇是射出慘淡的微光，那微光映照在她們的身上，使她們感着陰森森的，再加上一陣難得括的北風，把穿着單衫的她們，吹打得幾乎發顫。走了一里多路，天公又不做美，烏雲裏忽然的篩下了豆大的雨點，把她們已感着單薄的衣服，打得透溼，緊貼肉上，那肌肉的曲線美，這時，在黑越越的空間裏，隱隱的完全顯露着，頭髮也因加了多量的水分，和棉紗下了漿水一般，化成一束束的，不似蓬鬆時那樣一縷一縷不相黏附。

走近首相的私邸，她們不約而同的，脚步逐漸緩徐下來，眼睛不住的向四面瞻望，行動不似適才那麼怛然而多少帶些驚慌的成分。她們看見四面沒有人跡，那衛獲相邸的警衛，也沒有注意她們，便進一步，按照預定的計劃，五人分成路四，三個把風，分三路進向相邸的後門側門附近把守，還有兩個比較勇武些的，合併成一路，先越過圍牆，進了相邸，那相邸是很寬宏的，有花草樹木的院落和精細壯麗的房子，有好幾間房子在這樣的深夜，還亮着電燈，那房子在電燈的照耀下，更顯出壯麗來。

她倆無心去辨別這房子是怎樣的壯麗，也無意去觀賞花木是怎樣的美觀，她們只是如履薄冰的前進着，穿過幾個院落，越過幾座房子，攀過幾顆大樹，在攀樹的時間，那樹上積存的雨點紛紛的下滴，滴出很大的聲響，所僥倖的，沒有給那相邸中人聽見。最後，在相邸的中央，發覺了一座最壯麗的房子，四圍派有警衛守看，這樣一座特別警衛的房子，當然是首相的住處了。這一個發現，真如哥倫布發見了新大陸一般，有難以形容歡欣；不過，警衛森嚴，難以下手，這又不能不躊躇，後經她倆的密商，再分成兩路，各在燈光照不到的地方躲藏着，守候機會。

這時，雨已住了，風也括得微弱些，但她們的衣服還是透溼的。

轟！轟！兩處的炸彈，先後爆發，這房子的大部份炸毀了，附近的守衛，也死了幾個。

官員士兵，在相邸裏的，大半被這炸聲從夢中驚醒過來，慌張地起床，胆怯些的，從後門和側門圖逃，都被把風的女子，連同困倦了的守衛，一併炸斃，還是那些胆壯的，在首相命令之下，佈置着一切，沒有喪掉性命。

他們一面指派相邸內的全數士兵，分佈相邸內外緝捕巡邏，一面電話通知當地軍警機關派遣大批軍警分投緝捕

，這一來，真是鬧得滿城風雨。

那幾個把風的女子，看見巡邏的來了，便各各吹了一聲警笛，警告着裏面行刺的同伴，便一溜烟的逃去。那謀刺的兩個呢，拋擲炸彈以後，也就逃奔着，等到聽見外面的警笛後，逃避的更加慌急。一個女子，在慌急中，穿過院落，越過房子，却迷了途徑，東逃西竄，找不到相邸外面的圍牆而這時各處的電燈，又都燃着了，燈光放射，適才黑暗的處所，這時已照的和白晝一般，她的行動，便也在電燈光下逃不過的顯現着。

——兇手！兇手！那邊是兇手！一個警兵發見了她的蹤跡，用手指着她所在的地方，高聲嚷着。但似乎沒有人聽見。

砰！砰！警兵放了兩槍。

在這槍聲下，其餘的警兵，都蜂擁上來。她已是一個手無寸鐵的無抵抗者，便被這些糾糾的武夫綑綁起來。

另一女子呢，逃了一陣，便找着相邸的外牆，急急爬地上，再使命的一躍，跳了下去，定睛看時，四圍已密佈着巡邏，那些巡邏，見了她，便圍了上來，她又使命的突破重圍，飛也似的奔逃。巡邏沒有把她生擒着，又恐怕她逃去而捕捉不到，便在後面向她放了幾槍，在這幾響槍聲

中，一顆子彈，從她背上穿了進去，她便倒在地上，血從子彈進去的地方如火山噴發一般的向外潮湧。

她起先痛苦地翻了幾個身，以後強臥不動了。

這時，北風還是微弱的吹着，但她『沒有因風而冷的感覺了。

次晨，東方剛泛着魚肚色，一般人都還在酣夢中的時候，那被捕女子的審訊開始了。這次的審訊，和往常顯然不同，那那法院的四門口，都守着荷槍實彈的士兵，一切觀審的人，都被無理由的擯絕，連那新聞記者，也被擯絕了，昨晚逃亡的三個女子，不容說，也在擯絕之例。

審訊的時候，被審的女子，操着日語，自認爲韓國人，爲着韓國的獨立，謀刺首相。

——我們韓國雖是弱小的民族，但有豐腴的土地，聰穎的人民，我們韓國人應該有獨立的精神，有自決的權利，決不能長作日本的藩屬，受日本的凌虐。我們爲自決獨立而奮鬥，已有多數年，但帝國主義的日本當局，只知維護不正當手段攫取的利權，而不顧我們韓國人的痛苦和意旨，長此以往，我們韓國人民，將無噍類，顧念及此，不能不作此驚醒日本昏迷當局的舉動。

——我們頭顱，預備脫離這不自由的身軀，我們的熱血，情願為國家獨立奮鬥而流盡。個人生命的犧牲，本不足惜，只要這犧牲，是為着韓國，為着韓國人民，便有價值，便是光榮。

——現在我是為着韓國的獨立而被捕，是光榮的死期到了，砍頭也罷！槍斃也罷！總之，希望你們及早處死！

她的激昂慷慨的供詞，把在場的審判官和陪審官都怔呆了。

——你的同黨呢？法官繼續問。

——同黨嗎？沒有。這次只有我們兩個，來做這行刺的工作，另一個就是你用槍擊斃的，……不過韓的人民，都痛恨着日本，將來行刺的事情，恐怕還多着呢！

——胡說！不要儘說那些嘮叨話！……相邱有好幾個職員圖逃的時候，被你們把風的炸死了，士兵也炸死了許多，還說沒有同黨！趕快把你同黨的姓名住址，忠實地告訴出來，或許可以免除你的罪。

——我的罪嗎？用不到你們免除，我是準備着死的；至於同黨實在沒有。她的喉嚨變粗了。

——你還狡賴！法官把桌子一拍，圓睜了兩個怒目，倒豎了一雙濃眉。

——狡賴又將怎樣！馬鹿！她胸部挺了一挺，毫無溜

色地說着。

法官真料不到這個女囚犯竟在法庭上公然的侮辱他，真使他氣的滿臉發紫。

——哦！他又拍了一拍桌子。

——用刑！用那預備好的刑！

一個公役，在法官命令之下，從那旁邊火盆裏，取出一根已煨得通紅的裝有木柄的鐵絲，那木柄已蒸得炙手了。

他取出那鐵絲以後，先把她潮濕的衣褲脫去，再用煨紅的鐵絲去穿她的綿乳，很易便的穿了過去，血却從乳孔裏流了出來，流到腹部，再向下流；她的眼淚，也因痛而天然的奪眶外流。但這樣的刑罰，法官仍達不到所期望的目的。

——燙陰部！法官第二個命令。

那公役便換了一根煨紅的鐵絲，慢慢的伸進他的陰戶，剛伸進一些，血已從陰戶裏流出，她的雙眉，因痛而湊緊了，她的身軀也因痛而發顫了。

——萬惡的帝國主義呀！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呀！當那鐵絲伸進一寸多的時候，她的痛苦，到了極點，便不住的嚷着。那鐵絲還是慢慢的伸進，她的呼聲，漸漸的微弱，最後她暈了過去，半點鐘後，又蘇醒了，便又上同樣的刑罰，她的陰部，便染滿了鮮紅的血跡

爲求一網打盡兇手，同時爲一勞永逸計，這樣的刑罰一次又一次的行過了幾次，最後她舌頭僵硬不能說話了，但那同黨的姓名住址，還是不肯供出。法官沒法，便判她一個死刑。因爲她已不能動彈，由兩個公役把她抬赴刑場。

兵的一響，結果了她的性命。

這正是烈日當空的時候。她的血，被那烈日的映照，看上去，似乎特別的鮮紅。

謀刺案在次日的報上，揭載了，連那審訊時韓國女子的供詞和受刑的狀況，還有那首相和姨太太睡在東房裏沒有被害情形，不知怎的，都被推聽到，而詳細的披露。報紙的流傳廣及全世界，那謀刺案也轟動了全世界。

這時，日本正唆使韓僑在中國萬寶山地方，釀成萬寶山案件，並採用新聞政策，宣傳中國欺壓韓僑情形，激起韓人的憤慨，韓人中了計，在漢城平壤等處熱烈排斥華僑，殺戮華僑，韓國和中國的感情，正傷盡的當兒，發生了韓國女子謀刺日本首相的烈績。那女子悲壯的供詞和日本法庭的酷刑，激起了韓人的義憤，那獨立的意願，又在韓人的腦筋裏活躍起來，獨立運動，又急切的進行着，遊行示威和一切對日行動一天天的緊張，而對於華僑的屠殺，

却突然的中止。

日本國內，也受着絕大的影響，那四處的街道，都是如臨大敵的警衛森嚴，對於僑日韓人，遞捕的遞捕，搜查的搜查，弄得家宅翻亂，雞犬不寧，在這樣嚴密的搜查中，逃生的三個女子，雖沒有被捕，但進行謀刺的事情，更加困難了。

逃生的三個女子中，最年長的，是二十八歲，最幼的是十七歲，還有一個年中的，是二十二歲。那二十二歲的，長的比較漂亮而聰明，有滿月般豐滿的臉龐，有蘋果色的臉色，有動人的明眸，有烏雲般的秀髮，姿態又生的窈窕而可愛，所以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一般不相識的男子，都冒昧的修書求愛；還有兩個，雖沒有她那麼漂亮，但從姿色上講，也都在水平綫以上。

她們是無定蹤的飄泊着。在她們的飄泊中，絕不談起謀刺的事情，但都片刻忘不了自己所負的使命。

一個初秋的深夜，在警衛森嚴的緊張局面中，她們在東京的一個公園裏，又集議着以後進行的方策

——事情的確危險而難以下手，年長的開始說。

——但不能不設法下手，因為再不下手，我們的糧食要沒有接濟了，坐以待斃，不如挺而走險。她繼續着。一

面向草地上坐了下來。

其餘兩個，也跟着坐下。

——是的，但怎樣下手呢？到相邸吧，相邸的週圍已加着幾倍的守衛，下手是千難萬難的。年幼的提出自己的意見。

三個人，都跌入了沉思的狀態，汗從身體內擠了出來。

這時，東南方面吹上一陣風來，把正蒸着汗的她們，吹的涼爽了許多，身旁的幾顆楓樹，也吹的沙沙作響。

——那相府東南的N街A街和C街，不是首相汽車出入的要道嗎？那兒行人往來，雖是不少，但警察是很少的，我們可以躲在各該街的適當地點，對準槍擊，或者可以舉其一命。那一陣東南風吹起了年中的那相邸東南街道的印象，更由這印象，引出自己的辦法。

半圓的月兒，這時從黑雲裏瀉出，照着這公園的全部，公園裏稀稀疏疏的遊人，都可以明白看到，那遊人中，大半是對對的情侶，愛情的甜蜜，從她們的嚶嚶情語和時時擁抱上，可以看得出來。她們呢，愛國的熱誠，已克制了男女間的愛情，所以對於這些情侶，沒有發生所謂羨慕和企求的意識。

一忽兒，天空的東南角上，推來了一片濃厚的黑雲，那半圓的月兒，又被那雲生吞活剝的吞了下去，大地又黑暗了。

——這辦法，可以試行。年長的附和着年中的辦法。突然間，發覺了一個男人站在她們的旁邊，她們不由的着慌，停住了正在議着的事。

——你竊聽些什麼？年中的女子裝作怒態。

那男子向她們們微微的一笑不客氣地走近她們。

——可愛的姑娘們！你們何必用這種態度對付着男子，要知道我來親近你們，不過是表示愛你們吧了。哈哈

——滾開！誰要你親近！滾開！滾開！！她們齊聲高！嚷。

那男子自討沒趣的走了。

——倒霉！膀子吊不着，倒霉！她們隱隱聽見那男子在自言自語着。

她們也顧不得那男子以後是自言自語些什麼，便重復議着適才所議的事，結果，通過了適才所提的計劃，並定次日上午，是實現這個計劃的時期。

第二天早晨，太陽剛升上地平綫，她們已從床上起來，整理手槍，安裝子彈，一切佈置定妥後，便毅然的出發。

年長的担任 Y 街；年中的担任 A 街，那 C 街呢，當然是年幼的担任了。

街上，汽車烏烏地一輛輛疾駛而過，只因不是目的物，都讓了過去。八點零七分的時候，首相的汽車，外皮醬色而車頭上掛有 1771 號號牌的，從 g 街駛進 Y 街，年長的認看清楚，便在汽車經她過旁邊的一剎那，放了一槍，豁浪浪，那玻璃給子彈擊破了，再看看那首相是否中彈時，汽車已駛過幾尺，她便又在後面射擊，接連三響，都沒有擊中，到第三響的時候，汽車遠離了，那子彈已達不到標的物，她想，再射也不中用了，便回身奔逃。誰知一個警察衝了上來，攔住去路，她便又放了兩槍，槍聲間，沒有擊中，子彈却已告罄了；崗警因為她放槍射擊，便也還擊一槍，追趕上去，女子的奔跑及不了男子，她也是不能例外，所以頃刻間，被那崗警細住了，不能掙扎。

鄰近的 A 街上，這時也起了槍聲，這當然是年中的女子所射擊。第一槍擊中司機的腦部，那司機便倒在車箱裏，鮮紅的血液，滿流着頭部，汽車因為沒人駕駛，也就橫衝的撞在路牙上，停住了。汽車停住，首相更形着急，便急急的從汽車上跳下，預備逃避，但她那裏肯放鬆，也迅速地趕上，兵的一聲，首相應聲而倒。

她見目的已達，便拋了手槍，竭力奔避。

首相倒下的地方，頃刻間，圍上數百的觀衆，而且愈聚愈多；有許多的人民，正向首相處奔着。她奔了幾步，前面來了幾個警察，她想，逃不脫了，萬分的着急。忽然，急中生智，她竟冒充了觀衆，跟着許多奔着的人，奔向自己肇禍的地點。

——兇手呢？那裏去了？警察問觀衆。

另一個警察，從地上拾起她拋棄的手槍。

——往那邊去了！觀衆指着她適才逃避的方向。

她却在觀衆裏默不作聲。

警察們，在觀衆指示之下，又回頭追去。

那時，C街年幼的女子，正在探頭探腦守着首相汽車的當兒，那追趕着的警察中一個，乘她不備，把她兩手捉住！再在她身上搜查，當場搜出一枝手槍。

——啊！刺首相的原來是你，哈哈！她便在這笑聲中，被他帶去。

她們也經過法官一番的審訊，結果，和上次一樣，又是直認爲謀韓國獨立而謀刺，不過這次在法庭上，沒有用刑。

用刑的地方，却在肇事的地點

用刑時，她們被公役把衣褲脫光，一絲不掛的綁着，任人觀看和辱罵，綁了半天，因陽光的逼炙，她們全身都淌着汗，十分的難熬。正在難熬的時間，又來了兩個肩着大刀的漢子，勇糾糾的，先喝開了圍觀的羣衆，然後每人担任一個，執行刑罰。

他倆把她倆的乳部撫摸了一回，便拉長了動刀，割時，血既如注的流着，那割下的乳部，拋在路旁，也放多量的血來。

這時，旁觀的人，對於這種驚心的慘刑，都流下淚來尤其是女子。

——爲國家犧牲，雖死猶榮呀！但她倆還這樣的嚷着。

以後耳部，鼻部，兩手，都依次的割去；當割兩手的時光，她倆已不省人事了，再輪割兩腳時，已完全死去，血流滿了街道，紅盈盈的，成了一條血的道路。

觀衆沒有回去的，這時才帶了哭腫了的眼皮回去。

太陽已是西斜，射出慘淡的光彩，似乎也在憑吊她們的慘死。

首相這次雖只被擊中了肩膀，沒有死去，但已具了戒

心，對於韓國的獨立運動，不敢如以前那麼的抑止。

在首相放縱下的韓國獨立運動，更加擴大起來，那韓民組織的韓一黨，這時也公然的發表了宣言。宣言的內容，是這樣：

- 1.以民族自決主義，促成韓國的獨立，
- 2.切實聯絡中國革命同志，
- 3.聯合世界被壓迫民族，
- 4.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跟着這宣言而起的，自然是緊張的獨立運動。

韓國的獨立運動，雖然一天天的緊張，但首相的諷刺，究竟還沒有成功，這不能不使那年中的女子，認為羞辱而無可告慰於已死四個同志的。因之她不時的哭泣。

以後她經過幾次的遷居。最後，據說，因受生計的壓迫，哀求在東京一家規模最大的公司裏充當夥計。

她在公司裏，薪水雖小，但她的工作，是萬分的努力，應付顧客，也是萬分的週到，再加她具有一副動人的姿容，顧客的光顧，更加踴躍，她所管的部分，便利市十倍。所以不久的時間，她的美譽播滿了公司，公司裏的股東，也都知道她是一個特色的人物。

一天，這公司裏的最大股東，因為知道她是一個努力

的忠心於職務的人物，便派了一個職員很誠意的請她做他的侍從，她一口承應，而且面部堆滿了笑容。

侍從和大股東，接近的機會最多。那天旁晚，她藉着接近的機會，偷偷地在大股東的咖啡茶裏放下一些白色細末，大股東飲了，只是一刻鐘的時間，倒斃在地上。她也自行槍殺，血流滿地。

這時太陽已下了地平綫，不再發牠的炎威了。

事後，在她的口袋裏，被人檢出這樣的一封信：

我是一個生長日本的華僑，爲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唆使韓民釀成萬寶山慘案，那韓民又憑着日本報紙的挑撥，盲目的在漢城平壤等處慘殺華僑，這種認賊作父認父爲賊的舉動，真是幼稚得可憐。

要知道韓國和中國都是弱小的民族，都是受日本帝國主義者欺壓的民族，應該站在一條綫上，和日本帝國主義死拚，一個要達到獨立自決，一個要做到復仇雪恥，我們弱小民族間真不該互相火併。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對於這次韓人的盲動便該給予以原宥，同時對於日本的毒計，便該特別的痛恨。

我們要洗雪中國的仇恨，我們要促進中韓的聯合，我們要激醒中國的人民，我們要助成韓國的獨立

。在這些共同的目的上，我和僑日同胞李子清，姜光華陳韻英包蓮苑四女士，冒充韓僑，謀刺首相，雖經過兩次的失敗，李姜陳包四女士，和蔡公時一般的遭着慘殺，但已促進了中韓的聯合，韓國獨立運動也掀起了怒潮；最後，又探聽到首相是東京最大公司的大股東，我便在公司裏求得了一個位置，努力職守，以期博得大股東的信任而接近，以後果真如願的接近，他的生命，也在和我接近的一天中斷送了。國仇也終算雪洗了些，這似乎聊可告慰於國人的。

末了，希望於國人的，便是不怕流血不怕犧牲，一致起來和我們一般爲國效勞，那末，我們死也瞑目了。

興志絕筆

橄欖週刊最近各期目錄

第十五期	八月十九日	歡迎會（暑假生活之九）…… 白紅 翠花（創作）…… 敏學
第十六期	八月廿六日	怎樣成功一個的演員（倫文）… 敏學 某夜（暑假生活之十）…… 伯驩 線路延長…… 線路社
第十七期	九月二日	炎暑征塵（隨筆）…… 郭敏學 流浪的詩人（散文詩）…… 陳德良 盜賊和學者（譯作）…… 章伯彝 敏野祭（詩）…… 放啓光
第十八期	九月九日	劫（創作）…… 敏學

每逢星期三附中央日報出版請讀者注意

犧 牲

祖 澄

下午一點鐘，礦場裏高聳的烟突照例吹起鬼嘯般的中班上工號——。

魏興民剛想把第三個饅餅往嘴裏送的當兒，號聲是警示他不准再享受了，他頹然地站了起來，不充實的精神，正顯示着他昨夜通曉未臥的形態的疲乏，他叫他妻打了盆冷水，俯促地抹了臉，往門後壁角裏拿了丁字形兩頭尖的煤鋤來朝自己肩頭上一擱，再從床板鋪下拉出一盞烏黑黑的瓦斯燈來，看看油，似乎祇剩下一些腳了，但是時間是不容許他再逗留片刻，他忽忽地開出門去。氣笛的回音，還

很清淅地留在空間蕩漾着。

魏興民是北大煤井十六小段的分段長，他，至少有他年齡三分之一已在這礦場裏消耗過去了，魏興民他除掉像一般煤工們一樣有一個健強瑰琦的體魄來維持生計外，他的心胸間似乎時常因他具有一些淺薄學識的啓示，而會引起某種意識在他內心活躍，誰都知道，魏興民在礦場裏是個最能引起一般工友們信仰的偶像，因為他具有準確意識和極堅強的理智力外，他尚有一顆誠摯真直的心，然而，有許多地方，惟其因為魏興民的思解稍有些超越一般工友的見解，於是，有時他的言論和行動，一般人往往認為近乎怪僻而不能使一般工友們了解他。比喻，昨天晚上在東角井坑裏開的一個反抗礦師克立克的祕密會議，魏興民他是會議的主席，他有智識，他是一般工友們崇拜的一個人物，而且他又是小段的段長，以他的地位，在二三十個代表中間，大家都希望着他能作主動來領導數千百工友來作一種有力的反抗。然而，在那嚴重的空氣裏，魏興民的心理和主張偏偏不能和他們一致，他認為這種暴力的舉動，是十分不妥而且危險性的，這種暴力舉動的結果，是礦場和工友兩造的損失，對於克立克是毫不會有痛癢關係的，事實上是這樣，礦場是我們國家唯一的生產機關，因為某種政

治和經濟上的關係，總於這個礦場實際上的管理權，已暗暗地落入F國人的手裏F國人整個權威的集中，便是克立克，而克立克的使命，便是期望運用他靈活的手段狡猾地，把這所中國人認為稍大生產事業的礦場逐漸用手段來破壞，與其說是破壞，不如說克立克預備將礦場的財產往自己荷包裏輸送，在這一種連索的活力動機下，於是乎昔日很有生氣的礦場，現在已窘窮得可憐了，誰都知道礦場裏大小一百多個井口，現在先後已杜塞了一大半了產煤量亦一天少似一天，工友們因是失業的亦一天勝似一天，假似現在再加以實際運動的壓迫，無疑的，礦場準會在這一次風潮裏倒閉，五六千煤工立刻會失業，魏興民明瞭這一點，所以他以為罷工非但是無効力，而且是對於工人本身，對於國家的生產事業，都會有一種極大的不利，他并且說：工友們應該要明白地認清楚礦場的虐待工人都是克立克在那兒作祟，礦場裏的中國辦事人員，不過是些傀儡，總之，我們的敵人是克立克，我們應當向他個人進攻！然而我們亦經可不必犧牲得太大，可是我們的手段倒非激烈不可的！同時我們亦應該明白這一層，克立克他直接是用種種荷毒的手段來刻薄我們工友，其實他們最後的目的，還是在消滅我國唯一的生產機關，所以我們的對付克立克的

意義，直接是爲我們工友自身的利害，簡接亦是爲我們國家的生產事業設想啊！」以上的一節話是昨晚他在會議中最後的一腔肺腑話，他數年來對克立克的認識，對礦場所隱伏着崩潰危機的認識。差不多都在這慨憾的幾句話中流露出來了。

昨晚的會議就是這樣的無結果，當然，在昨晚，除掉魏興民自己，誰都以爲魏興民是近乎神經過敏而且是十分矛盾的事，一方面他主張反抗克立克，然而另一方面又覺得不應加以實際的動力，克立克他有的是衛隊，他有的是權勢，工人要想去反抗他而不用集團的力量來作後盾，這是多麼虛想的一回事。這的確亦給魏興民無限量苦悶的，所以昨夜深夜打東角井坑裏出來的時候，心胎裏實憤疚極了，是的，這是他第一次給同伴們一種不信實，他很懺灰，他不應把一個負有很重大意義的會議，因他個人意志的轉變而致沒有得着相當的結果，但是，在反面想，他幸而能阻遏住他們一種無意識暴亂的動機，否則，還不啻是在替克立克造成他的理想的機會。

爲了昨夜會議的無結論，魏興民的肩背上自己覺得已負上一個重任了，因爲這個原因，他終於思索得一晚上沒有睡眠，至於思想的歸結，還是保持他昨晚的主見，便是

：克立克在最短期中非要給他一種激烈的對付，而對付的力量，絕對不必用十分大的無謂的犧牲——在魏興民，他另有那末一個籠統的意識，覺得假使必要的話，他很情願把這個責任自己個人負擔起來，是的，只要這一種舉動對於同伴；對於國家的事業有所補益的，魏興民覺得這是很偉大性而十分樂於去幹的——。

魏興民握着煤鉏，提着瓦斯燈，撥動兩腿向北大井跑，一忽兒，他下意識地提起瓦斯燈來瞧了瞧，哦，這點點油渣是無論如何難以維持八九小時工作的。在削尖碎危烏黢黢的煤坑裏，要是沒有一線光來照耀的話，那是件多麼危險的事。這樣，不由他想起半年前惡刻的克立克故意拆毀礦房裏的電燈一回事，克立克的理由是說假使礦洞裏有了電燈，那末礦工們一定要因瞧見了礦炭的險狀而不敢冒險去開發了，這樣煤的產量上一定就會降底的……這類論調是多麼荒謬得可恨，然而事實上終於把礦房內部的電燈都拆掉了，電燈廢除後的代替物便是那麼一盞光線不足的瓦斯燈，工人們都祇好在朦朧地在盲黑的一線微弱瓦其燈光的圈圍裏去幹他們的工作，自從電燈除掉以來的半年間，據魏興民所親眼目睹的，至少已有一百多人在煤塊崩碎下死傷了……。

「喂！老魏，遲啦，滑車快要上柵哩！」

神思正收縮在某一點上的魏興民，給這樣突然聲息的警醒過來，同時他亦迅忽地掉過頭去望了望，原來是七段裏的周勝。

「哦，周勝，下班了嗎？請你把瓦斯燈借我用一用，我的已經完啦。」

「行，」周勝把手裏的油燈和魏興民調換一下，魏興民提着瓦斯燈快步的轉過機機務房後面去。

當魏興民走近升降機車的當兒，一陣軋軋的抽水機振動的聲浪照例像平日一般的平淡地攢入他的耳鼓，不過，今天的井坑邊似乎更參雜着一片竊竊叨叨議論的騷擾聲，不多時，魏興民發現在滑車台的壁角間，聚滿着一簇人。

「哼！該死的克立克……他也許想把我們的性命都變了他的財產才甘心哩！今天礦下填的木樁都是那些薄鬆的劣貨啊！入他的奶！你們看着吧！最近期內井下一定會發生意外的，……」這一位工友的聲氣，提得那麼高亮，那麼激烈，所以他們談論的一角，很清楚地飄入了魏興民的耳膜裏，這一個警要的信息，終於更把魏興民紊麻的意識猛擊了一下，他想立刻跳下機車來去打聽得詳細一些，但是隆隆的機聲已在剎那間噠噠地發動，開始把他送入

暗深的地層下去。

進了礦房，每個工友們都似乎失掉了生命的主宰。是的，他們在克立克殘酷的陰謀下更失了一重生命的保障。

魏興民燃起他唯一賴以活動視覺的油燈光，摸索着，他所經過的地方，祇看見烏黑的煤壁上現着一塊慘黃的光線，此外便是斷斷續續的鐵與煤塊相擊時所發出來的琤琮無節制的聲調。

突然間，一陣大聲的霹靂聲音，在距離魏興民前相當遠的地方暴發着了，魏興民在強度的驚恐之餘，驟然的把他步伐止住了。繼之，在甬道上急促地踉蹌地擁出一大堆的工人來，第十六段的煤房範圍內頓時顯得是十分囂亂紛鬧了，每個由裏面衝奔出來的工友，他們的臉色都顯露着極度的恐慌和驚嚇，魏興民的理智告訴他，他目下是不能再保持鎮靜的沉默了。

「究竟什麼回事？什麼！」魏興民立刻拖住一個工友這般急切地問。

「……………第十六段第二號煤洞裏的撐木折斷了……
……煤壁快塌壓下來了哪！……………」

魏興民還未聽完那工友的話，第二次的振動又在他耳邊暴響起來。

「第二號洞……場了！場了！逃啊；媽的！」這樣一陣非同小可的呼喊之後，魏興民和另一段的工友們不得不從速退出甬道去。

從十六段的甬道裏，不斷地冒出烏黝昏騰的烟漫來，細小的煤礫，壓炸得向外直飛，被罹的工友們的慘呼，在幽樣混騷振盪的情狀下，是誰也不會聽到他們的了，但是站在甬道外的幸免者，祇少在暗暗地替壓成肉餅的同伴在作意思的痛憫了。

魏興民的頭腦裏，這時，除慘憐之外，更刷印一重切骨的憤恨，他祇是放射着炯炯的目光向飄塞着烟漫的甬道裏望，他似乎隱約地看見一個操縱這次慘劇發生的魔鬼，這魔鬼便是克立克……「該死的克立克……他也許想把我們的性都變成了他的財產才甘心哩……今天礦下填撐的木樁都是些薄劣的濫料啊！」……啊！真的，這是多殘忍的勾當啊！魏興民澎湃的思潮旋轉到這裏，他充滿着熱血的血管似乎快要暴裂的緊張起來，他內心給一種惜氣的衝促，不由自主地這般狂烈地吶喊起來！

• 「這……這都是克立克的賜予啊！」

幸而這次煤房的暴場，只限於十六段的一部份，五分鐘後，一切稍稍恢復到平靜了，得了驚耗而暫時停止的機

車，現在亦照常開動起來，地面上得詳細的報告，纔急極地派救護隊下井去施行他們的工作。

但第十六段的百餘個工友，依然還暫時站在甬道上，事實告訴他們誰都不能回進尚未修竣的礦房裏去工作，他們內心的跳躍，現在似乎還繼續着。

救護隊下礦了，魏興民以小段長的職份，指揮了少數工友，跟隨着救護隊幫助去尋找死傷工友們的殘體。

裏面微帶有硫磺氣味的煤炭氣，仍舊在塌毀的煤洞裏猖獗地飛舞着，地層下的空氣又是那麼窒息，魏興民覺得在這樣環境內如果沒有一個救護機，非但無能力救人，而且自己亦未始沒有危險，於是，他立刻招呼同去的工友們退回到甬道裏來，大家負着一顆焦熱的心，等着……

半個鐘點以後，魏興民和救護隊等乘着第一次升降車升到地面上來，和他們伴同一起的，便是幾具身首壓炸得模糊不清血污遍休的工友。

魏興民跳出滑車，急冲冲地衝出圍在車房門首擠圍着的人羣，正預備向礦師處奔，他覺得久釀欲爆的憤怒，實在是不能片刻的忍受了，正當他神志劇轉的一刹那，意外地，克立克已在他相當距離外出現了，哦，「這是機遇呀！」魏興民的感官這樣幌動一下，本能地終於把已經跨了

出去的步伐又重復收了回來，悄悄的挨近克立克站的煤堆附近去。

一具具已經變了人樣的屍體，在克立克面前搬運過去，那時在魏興民的意識裏，覺得克立克的臉容上正浮現着殘毒險陰的勝利者的慘笑；是的，他是來瞧他陰謀的成績啊！

血輪在魏興民的血管裏總于奔騰得需要爆炸了，爲人道，爲公理，爲工友們慘死的復仇，魏興民覺得現在自己是應該有所表現的時間了，於是，他毫無疑遲地舉起他手裏的丁字鉞來，雖然，這是一種多麼笨拙的舉動，但是，在這樣急不容緩的空間時間中，魏興民絕不會再有意識來顧慮到這一點——鐵質的，堅尖的丁字鉞在出於一般人意料外向克立克的腦門飛擲了過去，啊，多不幸哪，鉞子的尖端射進了斜面的木樁而沒有中着剛離開半尺光景的克立克的腦袋！

這樣激動的一幕是開演了，人的生息立刻由慘澹而凝聚爲驚駭了，一般正值灌注精神在扛過去屍體的人們，一種莫明其妙的本能促使他無目的地朝四處飛逃開去。

本能告訴魏興民，在這樣混雜的時間裏，正是他脫身的機會了，他即刻撥開脚步向人叢裏攢。可是在霎瞬間，拍

拍的二顆子彈在他身邊穿射了過去，魏興民祇顧向前衝奔，他一不覺着他自己左手二隻指頭已給子彈削掉了流着汹涌的鮮血，一忽兒後，他終於混入了同樣在混亂地奔散着的人羣中而給追逐者失了正確的目標。

乘着拐角的機會，魏興民機智地溜進了周勝的家裏，指頭上流淌着的血，早已將他半節袴子印得透紅了。

「什麼事！什麼你的手？……」

坐在床沿上吸着旱烟的周勝這樣詫異地問，但魏興民似乎立刻並沒有意識到怎樣去回答周勝，甚或他沒有心意聽到周勝的發問些什麼，他祇是用背脊緊緊的撐住門背，嘴裏氣喘是這般急促，腦額經是流着豆粒般大的汗珠。

「究竟是什麼回事啊？……」

「醫，我多蠢哪！……我……我反而這般蠢地留了個破綻哩！」魏興民那黏滿着煤泥和油汗的臉上，又添上了兩道熱淚。

周勝依然摸不着頭腦，他一壁隨即拉了塊廢布先替魏興民扎住傷斷的手指。

「老勝，你不知道嗎？剛才礦下壓死了七個工友，他們死得多麼可慘……大發和連生的腦袋壓擊得誰都認不清，……這完全是克立克把錢上了腰包，用劣木椿來塞

責，其實他正還在希望着這樣的慘劇繼續不斷的發生呢……
……唉，鈹子爲什麼偏偏擊不中他，否則，我亦用不着這樣恐慌地逃避……但是這次反而這般蠢地做了個破綻，現在爲希望再有一個機會，我不得不這樣卑夷地避了……
……」魏興民心腔間一鼓忍不住的悵氣，需要很痛快地發洩一下，所以他竟忘了暫時自身的危險這樣提高了嗓子一些也不顧忌到意外，周勝似乎聽得外面有雜亂的脚步聲，於是他立刻想到邊門還沒有上門，他急切地跑過去下了門子，

「老勝，我們馬上就會別離了，我得立刻要離開此地。」魏興民微微體味着傷感扯低了聲調音說。

「到那兒去呢？你得回去看看你的妻兒呢。」

「回去看看我的妻兒嗎？我該多麼希望呢，可是克立克的衛隊不怕不會在我家裏有所舉動了……老勝，固然，我現在需要和家人告別一下，然而事實上是無可能了，……我希望你能代我時時照顧他們……」一串串的熱淚，第二次在魏興民的臉上發見了。

夕陽亦失掉了它最後的光輝，天氣是完全沉溺在夜色裏的時光，在一個倭醜的草屋裏，閃出二個壯年人的影子來

「老勝，再會吧，我希望你永遠把我的事保守着祕密

，不然，他們又會做無意識舉動，這一種集團的無意識舉動結果是我們的損失啊……好……再會，請你隨時關顧我的家……」

二個影子漸漸地分離了，周勝茫茫然等到他朋友的影兒消失的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的眼圈亦微微有點潮溼起來。

十 十 十 十

事情發生在三個月後的一個昏夜裏，克立克由北大井歸途時又以被刺聞了，他一共中了兩彈，當時，他的衛隊亦曾勇敢地回擊，大約凶手亦已着了槍，但是因為在黑夜裏，終於有機會給凶手脫了逃。

第二天，消息是這般確實地傳誦開來，「克立克傷重斃命在礦立醫院裏哩！於是當這消息很迅速地散佈開去的時光，每個工人們枯沮的臉上泛起一層自然流露的快感^形態來。

一星期後，全鑛鑛友在歡迎中國新礦塲蒞鑛的慶祝會中，同時，有人以平淡的口吻，傳談着這樣一件新聞的資料：「……鑛場東麥場的麥縫又發了一具左手只有三個指頭的屍首，屍體是已經腐爛了，所以臉容很難辨別，生前據說大約亦是給槍殺的……」這樣一個平淡的消息，很容

易在不經意中融解在熱烈與騰的慶祝空氣裏了。

——完——

八，廿八，初稿于南京

前鋒月刊第七期

要 目

情感與權力的情緒·····	孫俚工
加利大詩人亞拉奈·····	趙景深
現代西班牙文學與革命·····	楊昌溪
保爾羅白遜一尼格羅藝術家·····	仕 農
黃人之血（圖畫等略）	
隨筆	
隨筆漫談·····	徐蔚南
窮相打·····	盛澤雷
香港與澳門·····	倪貽德
南極探險記·····	胡沖持
小說	
準備·····	萬國安
一場決鬥·····	李青崖
漂流的鶴·····	汪儷然
最近的世界文壇	
詩	

（餘目尚多不錄）

煙捐的失敗

楊昌溪

勒派煙苗捐的事發生後，啓明和覺癡認爲是一個工作的好機會，他們仍然不顧成功和失敗的遍處鼓動農民反對。這次的農民不比從前了，從前他們，對於盧軍長估派的十五萬軍款不能團結起來反抗，是因爲對他們沒有怎樣的切膚之痛，所以，只要能設法措繳時，他們還是不願意拿命去拚。農民是愛錢如命，但是，從軍閥的派款上來證明，却又是愛命比愛錢更厲害了。農民們一家人的全生命和靈魂都寄託在土地上，假如土地完全強迫的種了煙，他們的生活便破產了，更何況要征收煙苗捐？不種的人又要罰

抽懶捐呢？所以，他們是更容易團結起來了。而且各鄉的團總和甲長，乃至團練局長張麻二也都暗地裏在指揮他們反抗，那畏縮的農民更有勇氣了。因此，覺癡和啓明兩人在他們的眼目中並不是如何可畏的洪水猛獸，在要與敵人對壘的時候，他倆倒是可景佩，可親近的戰士了。

團練局長張麻二對於烟苗捐也是極力的反對，不過，他對張師長只是含笑而很和平的要求豁免，再不然，也得體諒民情，減免一部份。但是，他對於早日他曾剝削過的農民也撒下了反抗的種子，叫他們誓死的反抗，假如不行，就把四鄉的數萬團丁和農民集合來與張師長拚一死戰。因此，農民們更有雄心，竟至使張師長由倔強的態度一轉變為全部的豁免了。

張師長對於烟苗捐的失敗並不覺得甚麼，縱橫這種勾當是自己的拿手好戲。只有苦了那青年吳白林，無論他在任何場所，都免不了在四週有失望和悲哀，恥辱與矛盾包圍着，用牠們的利齒不絕地咬着他的心；有時簡直迫得他想拋棄那非人的生活了。不過，他的慾望很大，在不久間他的痛苦又為著一種未來的希望所掩飾了。他想：「我又何必這樣長長地自討苦吃呢？一個人從孤芳自傲的生活中走到卑污的官僚生活來時是免不掉有些矛盾的刺激，或許

要經過惡勢力長久的浸潤才可以習慣得來。實在，一個人要做壞人也不容易呀！但我想，要壞便率性的壞下去，矛盾是一點利益都沒有呢！……烟苗捐的失敗並算不了什麼，在現在軍閥混戰期中，比牠好的機會正多呢！這樣，使他自己也覺得快樂點。

張麻二暗地裏指揮農民反對煙苗捐的事張師長也知道了，不過他感受的刺激沒有吳白林那樣深刻。吳白林認為張麻二是在故意與自己作反對，使他的計劃完全失敗。因此，他時時刻刻都在尋找報復的機會。

「唉，張春山太不客氣了，我維持了他團練局長的地位，他非惟不感恩，反轉來與我搗鬼，真正的混仗！」知識簡單的張師長也不得不向着白林痛罵張麻二了。

不錯，早前我說他不可靠時，師長還不相信。我又不好多談，恐怕師長說我對他局長的事起着醋意。現在一切都明白了，這次的事完全是他弄出的，沒有他出來暗裏指揮，誰個敢出頭反抗。嘉興的民衆比狗還不如，他們曉得什麼？即使有那兩個造死的啓明和覺癡在煽動，也沒有一點力量呢。師長，你相信不，這次的事完全是張麻二那東西弄出來的？……」吳白林的談話是很激烈，好似他的敵人便在面前似的。他極力在張師長面前詆毀張麻二，就

看張師長的意見如何，假如他的態度不好，那便可乘機勸他撤換，而自己也可做做想吃天鵝肉的迷夢，把久所期望的團練局長抓到手。但是張師長却淡淡的回答：

我早就曉得的！不過，張春山在本縣的勢力太大，而且我住防的幾縣的團防他都可以調得動，我還是不好怎樣深說！唉，饒他多玩幾天，這次的事算自己倒霉罷了！……本來我想深斥他一頓，但是，你要知道，軍隊防區內的團練局長和劣紳土豪對於軍隊的生命，——籌餉，派款，稅收，……——是有極大關係，只要彼此可以馬虎過去，何必處處認真？」

吳白林覺得無縫可入，想當團練局長的希望不知要到何時才能實現呢？然而他也不如何悲觀，因為張師長處處都要同地方上的人馬虎；自然，他要想剝削民脂民膏，又非請教于他這曾經革命(?)而且專攻過經濟學的青年不可了。所以，他忍耐的期待着機會。尤其是那似乎專為他作對的啓明兩人非設法把他們鏟除，他的一切計劃是要常受着箝制。固然亂襄着革命的青年算不了什麼，但是他無論如何要拚命的鼓動空氣，在進行上是很不便利的。而且他聽說他們兩人在經過這次反抗烟苗捐的運動成功後，農民更對他倆生了信仰，認為他們是真真的為民衆利益的奮鬥

。這樣，更使吳白林難堪了！

另一方面呢，張麻二也知道了張師長因為烟苗捐的事對他自己生了疑慮。固然他在地方上的根基穩固，但軍團不融洽，在做事上是不方便的。所以，他對於腦筋簡單的張師長不能不採取一種圓滑的手段了。

「師長，你以為這次烟苗捐的失敗是由我張春山在作怪麼？……」這是他打定主義要向張師長用手段後，第三天請師長在自己的公館作私人的談話時所說的，他的問題把張師長難住了，長時間沒有回答。張麻二很覺得張師長的頭腦簡單得可憐，沒有那個青年的濫官僚吳白林一路，他便顯得更可憐了。

沉默包住了他們兩人，只相互的側臥在床上，四隻眼睛凝注在中間擺着的烟燈上。那時燈光正明亮得比平常厲害，幾乎把他倆人面上的表情完全映出。張師長為這問題苦腦着，不經意他幾次把揉成了羊子糞般的烟泡在燈火上燒焦了。他足足的燒焦了五六個烟泡子，還不會想着一句適當的答復。

「我並沒有什麼意思，今天不過想約師長來談談心，把我的態度表明罷了。剛才說的話有點唐突，不過，師長可以海涵海涵，我的心太急切了。」張麻二極力想解除那

一層障蔽着張師長心門的一種薄幕。

「並不是，我在想，想……」張師長吃吃地說着，很顯着勉強。

「我這個人一生的短處便是不會阿諛逢迎，所以，我談不出漂亮話。我在做事的手段上，比吳參議官欠多了。他是少年英俊，才力綽有餘裕，比我高出千萬倍。這次的烟苗捐也原怪不得他的計劃不好，他們這批學過經濟學的青年是比舊時代的人聰明得多。而且也不是我在從中搗亂。不過，師長不大清楚敵縣的事，我們縣中的民衆自從有了什麼過激黨後，百姓便沒有從前馴善了。一說到派款，派捐，預征，你還沒有實行，反抗起來了。從前盧軍長住防這兒時，僅僅要籌十五萬，幾乎打起仗來。聽說從中作怪的是兩個由外縣來的黨的青年，自從他們來後，軍隊上派捐派款便不容易。本來我張春山可以調動全縣幾萬民團，但是民團有時也不聽團練局的指揮，便各自爲政的幹起來。師長，你要曉得，敵縣的團丁都是作工的農民，他們有氣力，有土槍，只要有人在指揮和鼓動，反抗起來是很可怕的。就以這次烟苗捐的事來說，他們認爲是比派捐款更苦了。他們所有的是田土，不但栽種鴉片無用，而且還要上捐，誰個願意呢？當初，不是我叫團總們回去勸他們

安靜點，早就打起戰來了。總之，這次的事所以未弄出亂子，我還盡力不少，有幾回下鄉去勸慰他們，幾乎把我氣死了。」

張麻二說了長長地一大篇，他的肺腑都幾乎都要挖出來要求張師長的原諒了。實在，他在用手段與師長斡旋，要把張師長對他的信仰培植得很深；雖然他自己也覺得好笑；但爲了自己的地位，非用手段來滌除張師長的疑慮不可了。

「你太多心了，張局長！你說到那裏去了！實在說，我想也不會這樣想過！這次的事你並沒有一點錯，因爲我不該貿然地實行，連計劃的吳白林我也不怪他，怎樣會疑慮到張局長身來呢？不敢！你放心！許多事還要仰仗仰仗！唉，這事不談了，我要問你，你的親家，盧軍長有信來沒有？大小姐的喜事快了罷？張師長也極力地向張麻二敷衍，使張麻二暗暗地歡喜他的手段成了功。

「早前他都還有信來，近來兩三個月，簡直音信杳無了。他的事情不好得很，家中的用度又大，兒子又不中用，目前已顯着困難的現象了。實在說早前打親家不過一時高興，我的婦人很不願意把女兒嫁給遠方人。後來，我知道了他的兒子不成材，我很失悔不該那樣做。不過，他的

事情一天一天的不好，我懶得再與他講什麼親戚了。我的妻子主張另外選人戶，因為女兒快要十八歲了，他的腦筋內裝些什麼自由戀愛，假如不早點設法，將來鬧出笑話時更難堪了。」

他的話打動了張師長，因為他的兒子才十一二歲，自然是沒有做媳婦的希望。聽說他的女兒很漂亮，而且學問也還不壞，從媳婦的打量上便轉念到姨太太的身上來了。不過近來女學生很高傲，何況他的老子是團練局長，那更不容易了。他只有在心中留下一種奢望的印象。

自從張麻二向張師長解釋，他們的過從比從前更密切了。張麻二是想把張師長簡單的頭腦征服，那樣在自己的地位上是更好些。而張師長為一種女色的迷夢將他驅使，也並不想奪過來作姨太太，不過想在有機會時看一看罷了。

因為他們是特別的密切，把吳白林痛苦極了。但他也沒有辦法來挑撥和離間，只是在心中感着恐怖，深恐張麻二在張師長面前搗他的亂。

歸 來

何 迺 黃

薄暮的江邊。

一個約莫四十歲的老婦，抱着一個尚未能健行的嬰孩，口中呢喃地在碼頭左右徘徊，低窪的眼睛，時不時仰望着江的上游，時不時低視着懷中嬰孩，好似有什麼隱憂，又似有什麼期望，臉上的縐紋，被自然襲刻得又密又深，表現她當年的辛勞，越顯示她年齡的老大，更顯示她所憂愁所期望的迫切。

嬰孩忽而啼哭，忽而淺睡，表示他腹內缺乏了營養和精神的疲憊；江面上三五成羣的海鷗，高低地飛翔，唧呀地叫喊，和應着老婦呢呢喃喃唱着的單調；幻滅的晚霞，

忽忽地在變換；西山快要吞滅了夕陽。

『小寶貝！別哭！伴着媽媽等候爸爸，爸爸回來買糖給我寶貝吃。』老婦顫動的雙手拍着孩子，滿含希望的淚眼，霎霎地向江的上游轉動，口中呢喃地唱着。

嬰孩得了那欺騙的安慰，哭聲立刻低微，兩個滴溜溜圓的淚眼，拚射出希望的火花，向他母親說：

『媽媽！要糖吃啊！爸爸在那裏？』

『看哪！上游不是駛來一隻大船嗎？爸爸就在那船的上面，帶了許多糖給我寶貝吃哩！』

晚風縷縷地從江上吹來，緊吻着四行可憐的熱淚。

去年春天，陳榮發因家庭環境的惡劣，和受了鄉紳的壓迫，無可奈何地去投軍了。他投軍的希望，是想用性命去換得別人認為少數而他認為大數的薪餉來養活妻兒，可是不幸的他，偏偏又投入了一羣叛逆的土匪隊伍，因此他的計劃又無形中變成無望，更由無望而至于絕望了。

他受了六個月的新兵訓練，痛苦實在是受夠了，薪餉可沒有得到半文，除了每月有幾角草鞋錢零用外，的確是兩袖清風的，當然是顧慮不到家庭的苦況，妻兒的死活；同時他在那無可辦法的環境中，也祇有拿他們軍隊中高呼

着的「打破家庭觀念」一句口號來作自解。六個月的新兵訓練過去了，薪餉還是莫有發給，不但薪餉是莫有發給，而且還要被驅使到前方，和他們認為是敵人，而陳榮發始終覺得是同胞的人們去打仗，可憐的陳榮發一打就被對方打傷，竟在血肉橫飛的戰場上帶花下來。

他自抬到後方醫院診斷後，他的痛苦確比以前更深，一天到晚，除了早上十時和下午四時跑進兩個看護士來換藥外，再沒有一人會來安慰他的，他祇聽得周圍傷兵發出的悲慘的喊叫，淒其地呻吟歎息，臭惡的氣味，淹沒了全醫院的屋宇，不是間雜着亞摩尼亞的藥氣，定比牛羊屠宰場的空氣還要窒息，更是污濁。暑天不斷地在他痛苦的環境中消逝。

他在那痛苦中，他咒咀着那叛逆的軍隊，咒咀着那殘酷的戰爭，咒咀着假文明的社會；呵！他咒咀着凶殘的一切！同時他又縈迴到他的故鄉：故鄉的茅屋是何等地清閒舒適！故鄉的妻兒是何等地親愛溫存！故鄉的鄰人是何等地和睦真誠！呵！值得讚美的故鄉呵！故鄉的一切，在陳榮發眼光之下都起了莫大的誘惑力；他不禁向自己的良心責問：『您爲什麼要離開恬靜的故鄉，而踏上殘酷的戰場？您爲什麼要拋棄了親愛的妻兒，而來遭遇這冷酷的人生

？您爲什麼……呵！您——爲——什——麼——啊！『淚水隨着哭聲珠連般的墜落，亞摩尼亞的氣息陣陣地衝入他的肺腑。

回家嗎？那有面目去見人呵！仍流蕩在外邊嗎？社會那裏能容許呵！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他想來想去，還是祇有靦顏地回家較爲上策。

『我回到家去做妻兒的牛馬是願意的，我回到家去吃喝粥湯也是甘心的，呵！我死也要回家！我死也要回家啊！』他心頭這般地自言。

陳榮發奮發地由病床上站了起來，打算寫封簡單的家書，告訴他回家的行期，可是剛望到桌上的紙筆墨時，忽有所感，淚水便淪淪地下了。

最後他決定去請劉得標代寫了這信。

當那老婦接到她丈夫——陳榮發——的信後，每天工作的餘暇，便跑到江邊去等候着。今天算是第五天了，她忽追憶起她的身世，不禁老淚又珠連地滾下，那時雖然是在流淚，可是淚中是滿含有希望了，希望她丈夫回來可以安閒地度日，希望她丈夫回來可以有充裕的衣食，而且希望丈夫回來有布給孩子做衣服，有糖果給孩子吃。

他又猜想着她年餘不見的丈夫容顏，因之連想到現在的丈夫必定是穿着雄糾糾的軍裝，配着一副馬絆式的三角帶，她想到此地深密的縐紋中忽滲出一層薄薄的笑意。

『寶貝！爸爸回來有新衣給你穿，有糖果給你吃，別哭！對姆媽笑一笑呀！』老婦熱烈地遍吻着嬰孩的臉頰。

黑夜勝利地把江面密密地封鎖。

上游濛霧中浮現出一艘江船，隨着水勢漂往下來，船中載了許多富客，指望着故鄉早刻地來到；陳榮發也夾雜在其間，雖然他是一文莫名，但他盼望見妻兒的心緒，是比同船的富人們還要焦。

船到了，客人爭先恐後地登岸。

老婦抱着孩兒在碼頭上注視着登岸的客人。

一個，兩個，五個，十個，五十，一百……，她看見許多穿武裝背皮帶的軍官，她也看見許多穿長衫着馬褂的紳商，差不多每一個客人都看得非常之清楚，可是總沒有看見她的丈夫，以是她焦急了，懷疑她丈夫必定在中途遇險，懷疑她丈夫必定是被惡人所害，她越想越像，越像越駭怕，眼淚不禁又滾下來。

她垂頭喪氣離開碼頭，三步一回頭，五步一轉身，希

望她的丈夫立刻就顯在她的身前。

『姆媽！我要糖吃，爸爸呢？』孩子又哭了。

『妳不是李媽嗎？』一個臉孔黧黑，全身灰服的士兵，悲慘而帶顫動的喉嚨說。

『是呀？你是誰呀？』

『難道你都不認識我了嗎？我是陳榮發哩！』

『呵！寶貝！爸爸回來了！看哪！』

『爸爸！我要糖吃呵！』

『好寶貝！回去爸爸買糖給你吃。』

黑暗的空氣把他們送上了歸途。

一間破舊的茅房，在黑夜中掙扎，房內燃起一盞慘淡的油燈，陳榮發和他的妻兒在燈旁坐著。

『榮發！我母子兩人好幾天沒有吃飽了，恰好你就回來，帶回有多少錢呀？』

『唉！錢嗎？莫提起！自我投軍到現在，時間是一年多了，還有命回來，就算是幸運了，那裏還能談到錢呢。』

『哎呀！當兵不是苦死了嗎？』

『是呀！但是苦又有什麼辦法呵！』

『請假！』

『不行！』

『逃跑！』

『捉着鎗斃！』

『噢！那就打幫天你已安然地回來了！』

『倒霉極了！我真後悔我去年不該去當兵。』

『什麼？』

『沒有法子祇得到前方去打仗！』

『打仗怎樣呀？』

『打死了無數的士兵，同胞。呵！血呀！肉呀！骨呀！
！真是慘不忍聞呀！』

『你沒有打着就算祖宗有積德了。』

『你看！你看！』陳榮發把空洞的袖子一拂。

『啊！你的手呢！？』

『啊！爸爸的手呢！？』

『我，我，我的——手——』

悲哀的情緒驟然佔據全房的空間。

純文藝的

新時代月刊

——第二期要目——

- 文學批評在中國……………浩文
 小說論……………毛一波譯
 安特列夫論（續完）……………麗尼譯
 林芙美子的自傳……………崔萬秋譯
 二十世紀……………盧劍波譯
 何君……………曾今可
 翔般路上的柳色……………楊增淑
 忠實的情人……………沈紫曼女士
 愛的逃避……………金凱荷
 三個大學生……………袁牧之
 海濱……………陳憲謨
 算了吧……………虞岫雲
 一個無名墳墓的輓歌……………鍾玉文譯
 朱譯法郎士……………金滿成

（餘目尚多從略）

每期一角五分全年一元八角國內郵費不加上海
 武定路紫陽里一七七號新時代書局發行

心 燼 (續完)

鄭 何 克 璧 合 作

四

都市的民衆成羣結隊底看那街頭巷口的牆壁，爭先恐後，誰都不肯遷讓自己的優先權，前推後衝，擁擠不堪。在後面的向前人的腋底鑽進去，又被人家拉回來，你拉我推，時常鬧得打架起來，大家都抱着先睹爲快的興致。看的人千差萬殊，心底的感想也就萬殊千差了。——得意的人以爲何必要多此一舉，秩序剛剛安定，又來一個花樣，又要弄得天翻地覆，把自己翻得顛沛流離，不得一刻安息，他們咀咒這個佈告，咀咒牠的不祥。失意的人以

爲福音降臨，數運輸轉，又有活動的機會，感恩造物好生之德，不致貽人以絕路，他們很快樂，欣欣然大家都有喜色，馬上脫了失意的愁貌，而換上得意的喜容了。得意失意的兩種人，彼此交換位置。然而得意的終屬很少，失意的却是大多數，所以交換的結果，大多數失意的民衆都變成大羣的得意者了，到處都看到新鮮的容貌，大家都有希望在面前，馬上就可以達到的模樣。

因爲時局又轉變，割奪了她懷抱裏的愛人，比前次撻逐了自己的位置還要痛苦，——沒有位置，得了愛人，過那隱居的生活，精神有了歸宿，沒有寂寞的成分，沒有地位的需求，覺得充實而滿足。現在離別了懷裏的愛人，割裂了自己的心靈，天天起來，昏頭昏腦，魂魄飛散了的空虛，個外人簡直想像不到。沒有魂魄的軀殼，不想一刻動彈，整天靜默着，手脚好像不是自己身上的部分，不能自由舉動。

眼睛看不見別的東西，祇看見他的容貌，祇看見他的幢影。壁上偉人的照片，都漸漸會變成他的肖像，架上衣服的領口，都會有他的頭顱出現，房裏一切的傢具，都會射出愛人的眼光。她突然叫出他的名字，把偷餅乾的老鼠嚇得屁滾尿流地跳開去。

自從那天送他到縣裏，接連兩天跑兩個半天的路，精神似乎還沒有恢復，躲在家裏五十多天沒有出去。她現在不覺有遊玩的必要，看到零落的樹木，都變了兩三月前的景象，水沒有再漲的希望，虹沒有再現的可能，什麼都成過去，什麼都成泡影了。沒有生活的勇氣，再不想求什麼愉快，祇願意很痛快底死下去。

想到死，她連忙跑到山上去找尋葬身之地，走過從前逛石峯的舊道，不期然低頭注意愛人的足跡，然而那裏找得見呢。她竭力爬，爬到他坐過的石塊旁邊，停停腳，撫摩石上枯乾的苔衣。走到石峯巷裏，曾經做過躺椅的叢草，已經換了斑黃的墊蓆，也不像以前的酥軟了。她坐着，自言自語，裝作從前的情形，一身要兼做兩個人的神氣，雙手比擬着，像舞台上小丑表演滑稽戲，自己覺得很得意，很甜蜜。

一陣北風，很嚴厲的括她一個耳光，她才驚醒，噤住不動，眼淚熒熒底飽滿眼眶。北風還不留情，板起臉龐催逼她，不容許她多逗留。扮起怪臉譏誚她的癡情，她低下頭不敢再矜持了。

她咀咒社會的殘酷，不容許自己同他一道上南京去，假如能夠跟他一同走，即是有什麼危險，死在一塊也甘心

的。她埋怨他的固執，埋怨他的穩重，同時又悔恨自己的怯懦——被他幾聲威嚇，便禁不住要降服下來，自動底離開他的船，任他單身漂遠去，至今還沒有詳細的消息。一封平安的通知書，祇說已經到了那裏，話很簡單，並沒有確實的地址，並且已經是兩個多月以前的事了。至今屆滿三個月的時間，僅僅來一封信，怎不令人疑慮嗎？

他會變心嗎？不，總希望他不要成事實！但是他為什麼沒有信呢？這豈不是變心的證明嗎？想到變心——恐怕他要變心，恨不得馬上飛到南京去。可是不曉得他的地址，從那信封上的郵戳雖然知道他在南京，然而南京是一個「京」，京是闊大的解釋，在闊大的地方，向那裏去找呢？她想冒險跑去，站在熱鬧的地點，或者交通緊要的關頭總可以逢見他。

x x x x x

從地理教科書上，知道浦口的對面有個下關。下關是南京熱鬧的地方，腦筋裏至今還有這種觀念。連忙找出教科書來看，可惜書上很簡單。沒有說詳細的情形。圖上祇有一條黑線的鐵路通到中正街，除外看不出交通的要點，更辨不清什麼是熱鬧的地方。她懊悔從前不仔細聽地理教員講解——人家到過南京，總有點內行話，竟讓他錯過

去，豈不可惜！不然，現在便宜了，省得再去研究。

她一到下關，第一句話便問茶房夫子廟向那邊走？因為她在船上已經探得夫子廟是南京熱鬧的地方，下關不過是商場的熱鬧，夫子廟才是遊藝場的熱鬧。他一定不會在商場上廝混，在娛樂場中或許可以找得到他。

她把行李放在旅館裏，一直向城裏跑。她知道方向，依大路走去，總不至錯誤。連跑帶跳，想一口氣就找到夫子廟，好容易跑了大半天，遠遠看見紅色巍峨的建築物在前面，心裏想一定是目的地了；走到跟前，不見得十分熱鬧，祇不過車馬比較多一點，並沒有歌唱的聲音。問了路中的警察，才知道這是鼓樓，夫子廟還不到一半路。但是爲什麼要用紅的顏色呢，這豈不是同想像中百仞宮牆相像嗎？心裏還這麼想，同時更焦急了。她急忙忙底跑，已經忘了有代步的東西。到岔路口喘着氣分別路徑的時光，車夫向前去兜生意，她纔發覺車夫的聰明，自己竟沒有想到，不講價錢，祇說要到夫子廟。

坐在車子上，她一路注意來往的人物和車輛：徒步跑腿的，都是短衣紮腰的苦力和士兵，她不大注意；坐黃包車的，都罩着布篷，或者圍着圍巾，祇留了兩隻眼睛在外面，很不容易辨別；馬車裏的，都是尖瓜帽的商人模樣，

或者花枝招展的紅綠衣裳的鄉下姑娘，他決不會混在裏；
圖乘汽車的，倏地一閃就過去了，玻璃窗上映的白光，車
子上有沒有東西也不看見。

到了夫子廟，她另外給四毛錢，請了黃包車夫做顧問，
所謂遊藝場，並不在廟的裏面，却是散布在附近的商場
上。附近是這麼闊，路徑是這麼多，到底站在那裏才是扼
要的地點呢？她不得不把自己的苦衷向顧問說，顧問告訴
她幾處緊要的關口和娛樂場。她站在街角頭，比坐車的時候
更注意來往的人物和車馬。

天空慢慢昏暗下來，電燈忽然放出光亮。來往的人物
格外多，越來越擠，同天色成反比例。叮噠的包車和呼呼
的汽車頭尾接連緊沒有一絲空隙。跑腿的朋友沒有踏腳的
餘地，向兩邊鋪戶的簷下挨過去。

她站在人叢裏面，被人家擠來撞去，像糞蛆中間的糞
塊，很不容易沉沒下去；幸虧憑着電線柱，勉強還不致跌
倒。可是要一個一個一輛一輛底注意過去，注意大家的面
貌，真太吃力！電燈光下影映的光線，更不容易使眼睛定
神。

看到有許多彷彿自己愛人的臉龐，擠上去仔細看，却
變了模樣，沒有一次達到自己的願望，她心裏漸漸酸痛起

來。但是竭力壓制，防止淚水跑出眼眶，遮蔽了自己的視線，看不見來往的人物；但越壓制，眼淚反越要擠出來，淚水飽滿眼眶，看前面來往的人物，個個都像自己的愛人了，開口叫，却不見有一個應，大家祇回頭瞧一瞧，仍舊很驕傲底走去了。

時候將要午夜了，車馬慢慢稀少下去，店鋪關了門，電燈熄了光，她還是沒有得到結果。

鑼鼓的聲音也漸漸疎緩斂息，她還希望愛人能夠於很稀疏的人羣裏在昏黯的路燈之下發現出來。她希望遠遠來的黑影裏其中有一個是自己的愛人，到了面前，仔細觀察，總要失望！最後連黑影也絕跡了，店門縫裏時時透出鼾睡的聲音。街上剩了少數的黃包車夫很萎頹地拖着車子走過去，他們不注意生意——知道沒有主顧，自己相互報告一天的收入；有的放開嗓子唱起一次清的曲子，同夥們在旁邊叫好。黑色的警察從黑色的地方鑽出來，他們像老鼠見了貓兒，馬上停息嘻笑了。

盲女士躲在黑黯的電線柱底，同警察一樣，沒有人看見。智慧告訴她，大勢已去，應待來時，她才離開電線柱，跑到亮的地方去。她並不知道方向，她祇是瞎跑。走了一趟路，才踏上搶着兜生意的一輛黃包車上，車夫把她拉

轉頭來向下闖跑。

她坐在車上才知道冷，腦漿凍成固體了，昏昏沉沉，沒有什麼感覺，車子顛顛簸簸，像催眠的搖籃。她不覺察路徑，任憑車夫排佈，整個的靈魂都交給車夫，任他拉到荒野去亦好，拉進池塘去亦好，自己不作一點主張。

車子在旅館門口用力停下的時候，她纔從車廂裏滾出來。幸虧隔着布簾還沒有碰到地下就給車夫抱住了。值班的茶房，措措惺忪的倦眼，引她看了房間，洗過臉，喝杯茶，她才記起一天沒有吃飯。但是肚裏不覺得餓，亦覺得空虛，想要些東西塞進去，因為還是昨天晚上輪船上吃的飯，怕你怎麼硬，也一定消化完了。

夜不過還有兩三個鐘頭，馬上就要天亮，而她還要睡眠。凍了一天半夜的冰冷的腳，藉被窩來生動血脈。剛才的一碗元宵，恢復了舊有的精神，她躺在床上，十分興奮，合不上眼。愛人的形像，仍舊在自己的面前，若隱若現，使她捉摸不定。

一陣悲酸的苦潮，從心底裏泛漲起來，流下腳尖，湧上脊髓，經過淚孔，淌了下來，成珠貫連地淌了下來，把被頭都溼透了。她迴想一天的經過，她鑽進被窩裏放聲大哭起來。她覺得非哭不可，不哭不能把痛苦洗出來了。躲

在被窩裏哭泣，有誰聽見呢？

○ ○ ○ ○ ○

候了一個星期，還是找不到愛人，街角頭的小販和警察，漸漸同她熟識起來，大家都貢獻給她意見，有的教她下河裏花船上去找，有的救她上茶樓清唱班裏去尋，還有高明的警察請她向各機關去探聽。她覺得大家的意見都很高明，可以依次去實行。

她從石欄杆口踏進左邊第一隻船，唱戲的姑娘向她瞅了一眼，頓挫了圓滑的腔調。坐在台下的顧客，受了台上的暗示，以為大塊老又來了，大家不約而同底回頭來看一看，却都不中自己的猜測；大家都很詫異——女同志逛花船是很稀奇的事情！大家都當她是聽戲的同志，那曉得她並不像要坐位，並且不注意台上，光注意向自己注目的顧客。她很注意，像總司令閱兵一樣提起精神巡視顧客。大家都希望她坐在自己的隣座來，而她竟一直跑出去了。大家的眼光送她到門口才收回來，還輕輕批評幾句。她依次巡視花船，都是大同小異，一條一條的桌子，杯盤狼籍着，圍着體面的聽衆，地上拋滿瓜子殼和橘子皮。有些花船的唱台設在進口的這一頭，她走到台邊，大家的眼光都移到她的身上來，靜待她的動作，以為是新添的歌女。她

走完花船，都找不出自己的愛人，心裏十分着急——小販們說，老爺先生都要來花船上逛逛，難道他不會來嗎？或者他沒有做老爺也未可知？但是總希望他能夠在這些地方出現！

她鼓着勇氣，又跑上許多的什麼樓和什麼居，茶樓上同花船裏一樣，同樣有唱戲的小舞台，不過角色比較少些，而聽衆却比船上多，她一個一個看去，十分吃力。她不以為麻煩，不過大衆的眼光一起注射在自己的身上。似乎覺得不好意思，然而爲要找出愛人，怎能辭避艱苦呢？茶樓上的空氣是熱騰騰的，剛跑上去，臉上馬上結起露珠，雖然覺得呼吸迫促，而比街頭上刺骨的北風却舒服多。在樓梯頭跑上跑下，忽冷忽熱，腦殼覺得刺痛起來，她怨恨這班唱戲的妖精，勾引自己的愛人，但是又希望愛人能夠在這些地方出現。

候了兩夜的花船和茶樓，總沒有結果，她決意實行第三個計劃；警察畢竟比小販高明許多，她決意依照他的意見進行。可是京城是這麼大，機關是意想不到的多，向那裏去探聽呢？她應用一個研究社會學的縱的方法——從機關組織系統去着想，由上而下，從腦筋裏讀得出來的提先進行。

——請問你家這裏有姓董的董澤如先生嗎？

她第一次跑到最高機關，向傳達室劈頭這麼問。

——咱們房裏三位都是姓顧，沒有姓董的！

傳達處叔姪三個，都是北方人。

——不是你家房裏，是在裏面辦公的，你家！

——那一部？那一科？

——他是湖北人，你家，那部那科勞你家查查看！

她態度很客氣，溫柔。

——湖北人多的很，不曉那部那科，怎能查呢？

傳達態度很誠懇，忠實的北方人，的確有困難的苦衷，這麼大的最高機關，確實不容易查，並不是故意同自己為難。——她諒解傳達先生，從嚴肅的衛兵旁邊，跟踉地走出。巍峨的大門，再找別的機關去。

——請問你家這裏有姓董的董澤如先生嗎？

她跑了許多機關，照例這麼問。這一次還是這麼問。

——你家要裏？

傳達聽她的腔調，知道是自己的同鄉，故意這麼問。

——湖北，你家！董先生也是湖北，我想見他，勞你家傳一傳！傳達拿出會客單，她很快樂，好容易逢到一個同鄉，替自己費神，真是萬分感激。

候在會客室裏，看看職員籍貫比較表，代表湖北籍的

藍線很不短，湖北人確實很多。這麼多的湖北人，一定有自己的愛人——愛人馬上就在眼前！她很快樂。想像會面時的情形，她要緊緊地抱牢他，問他爲什麼長久不寫信。申訴想思的苦楚，想那許多許多奧妙的說話。正在凝想，門口礮礮地皮鞋的聲音，她連忙站起來，注目門上的旋門，準備點頭的姿勢。拍的一聲，走進來一個生疏的客人，傳達跟了進來：

——沒得童先生，你家！錯了，錯了！

這簡直牠的致命槍，沒有便算了，還要加兩錯了！她呆着不能說話，也流不出眼淚，祇看看像笑沒有笑出的傳達先生的臉。

她在路上想：也許真的沒有？不然，見自己一面亦不要緊，他決不至於這般狠心。大概報紙上的啓事他已經看到？自己來到南京這麼多天，找尋他的情形，他也許知道？假如真的看到，那末他決不至於這般狠心，決不致于不見自己一面！她斷定他不在裏面，但是體會傳達先生臉上那種神氣，她又不能肯定。她決定寫信去，或者打電話。教黃包車特別跑得快。



躲在旅館裏不敢越門限一步，生怕有什麼遺誤。

三天之後，還沒有回信，亦不見人來，這倒奇怪！難

道他不在南京嗎？這麼許多信，總有一封能夠收到——自己總算精密，各院部會以及查得出的小機關都投齊了，即是不在那個部裏，這麼許多機關，總可以逢到一個，何至於沒有結果呢？五十三封信，沒有一封有效，她疑心他不在南京？可是除了南京，他似乎不會到別的地方去，他臨走的時光說過，祇是南京有把握，別的地方靠不住，亦不願去，——那末他不會走，爲什麼找不到他呢？即或沒有找到事情，現在還是做老百姓？報紙上的啓事總可以看到，……她很疑心，不堪設想，報紙上時常看到驗明正身的新聞，他或許不小心，也旋進這個漩渦去了？她閉了眼睛，不敢再想，眼淚自由流出。

疑心他死了。

疑心死，她想馬上跑到刑場上去，抱牢死屍痛哭一番也很痛快，伴着靈柩過日子也很快樂，祇要是他的屍棺。連忙從報紙上去找地址，越快越好，房門也沒有交代關鎖。

她跑到小營，已經薄暮了，——是一個廣漠的操場，望過去沒有邊際，旁邊有條小鐵路。刑場當然不會在操場的中間，她依着鐵路向寬闊的那邊走，果然發現許多小土壤。踏進土壤羣裏。纍纍疊疊，都是那些東西，智慧知道

這裏面有刑場上的英靈。鼻孔裏覺得很腥氣，忍耐住不要嘔吐出來。在中間胡亂找，像野狗一般，有東西的地方都要仔細觀察一下：有的半截衣服露在外面，血肉很模糊，辨別不出是何等樣的人，扞牌倒在旁邊，不曉得是否屬於這塊肉的，亦看不清字跡。有的雪白的一團滾在那裏，牙齒猙獰着，暴露人類的真面目，知道這是長久的殘骨，一定不是自己的愛人，她不去凝注，也不敢多看。有的浸在水塘裏，隱約地祇露出一點板片在上面；有些土壤附有枯草，已經沒有木牌；有的很新鮮，還是一堆黃土，她特別注意這些，觀察上面的木牌，湖北人雖然不少，可是找不出自己愛人的姓名。

她很失望，究竟愛人在那裏？她這時才流淚，在土壤堆西却沒有一點悲哀。

在電燈光中跑回旅館，這時才發覺自己的可笑——在坟堆裏找不出愛人是慶幸的事情，爲什麼要這麼悲傷？難道希望他在裏面嗎？自己覺得好笑，自己不能分析自己的心理，祇覺得迫切要見他一面只要是他，就是屍體也很快樂，所以有剛才那麼可笑的心理。

現在她很放心，她斷定愛人沒有死，慢慢去找，總可以找得到他，不過夫子廟他不一定會去，爲什麼候了這麼

多天都看不見呢？她想換一個地址，她用自己的智力去觀察，向交通熱鬧的馬路上去着想。她還跑到小火車上去候了一整天，看看都是士兵苦力和小商人，沒有體面的在裏面，自己的愛人一定不會貪這個便宜。她費了三四天工夫去觀察，從下關到夫子廟，每一個岔路口，或者特別熱鬧的地方，她都要站立十幾分鐘。

時光飛得很快，她到南京已經一個月了，街路上紮起彩色牌樓，燈光燦爛，車輛特別擁擠，金色的字告訴她，已經新年到了。她想起去年今日，是歡聚在故鄉，並且是高位闊祿，同這班汽車裏的人物一樣，天天都是為黨國努力。今年竟一個人孤零零地落魄在異鄉的客寓裏，天天為的是自己的問題，還沒有結果，覺得很慚愧，更感到找尋愛人的迫切，加倍努力，雙頭並進，白天站在馬路上等候，晚上仍舊到夫子廟去找尋，不敢有一點鬆懈。

北極閣的下面有個很緊要的地方——跨過鐵軌，有條小路通到台城上去，在這交叉點上，大馬路經過這裏轉了一個九十度的彎，從下關進城到行政機關，或者行政機關出下關，都要經過這個彎，是交通的咽喉，所以很緊要。她發現了這個要塞，天天都守望在這裏，同警察並立着，她認定警察可以幫助自己。

一陣車子過去，一陣灰土跟着車子屁股飛起，向顏臉上撲過來，向鼻孔裏鑽進去。灰土落在蓬鬆的頭髮上，好像灶肚裏鑽出來的黑貓，人家當她是麵粉廠裏的工人，誰知道是一個嬌養的女學生呢？

有輛汽車，她注意過兩次還不敢追上去。——他果然闊氣了嗎？竟坐起這麼漂亮的汽車！她很喜歡，未婚夫光榮，也就是自己的光榮，她要馬上證實是自己的愛人，候那輛車子再來，可惜記不清號碼。她特別注意，提起精神，向迎頭馳來的汽車行注目禮，低了頭，仔細透視車內的人頭，——隔着玻璃，一道反光，對射了她的視線，眼睛暈眩起來，總看不清是什麼模樣。轉過了彎，從側面看過去，似乎很相像！連忙跟上去，車子已經加快速率了，風馳電掣地向前跑去。她追在後面，盡力底叫，車子祇呼呼幾聲，特別跑得快了。灰土蔽了眼睛，看不見車牌的號碼，連風夾土塞到口腔裏來，她噤住不能作聲了。

她帶着涕淚走回原位，警察告訴她，這是m部的汽車，並替她說明號碼，——她才記起，m部正是那天曾經去訪問過的，她確信那裏面一定是他，懊悔不趕快追上去，又失了一個機會。她看到紅牌的车子便要躍躍欲試，想向前去，走了兩步，每每退回來，時常要喪氣。

兩枝盒子砲接着她的胸頭。

她這一次不顧一切，當牠沒有轉彎的時候，便向前擋住。兩位武裝兇狠的馬弁齊聲叱喝着：

——幹嗎？！

——我要見童先生，你家！

車子裏躺坐着的，明明是自己的愛人，她一直向車廂上跑，手還沒有觸到門，便給馬弁攔住了——

——共產黨，司長叫妳滾開！

兩個馬弁睜着眼睛，盒子砲迫緊她的胸頭。乳房裏腫痛起來，她昏了，不能再挺上去。

一輛寬大的長途汽車，兩邊都坐着武裝同志，槍口上插着雪亮的刺刀，神氣凜凜，很是嚴厲。她在這種嚴肅的空氣裏，躺在大眾的腳跟，眼球瞪得很圓，臉色發青，牙關緊閉着，一切都失了少女的嬌態。

髒髻一只大烏籠，四面樹有粗大的木柵，中間分成許多格，每格裏面都有圓顛方趾的動物，彼此不能通話亦不能通行。稻草滿地散蔓着，草上時時蠕蠕地動，很像一隻狗窩，你假如不留意，那裏知道有我們的同胞在裏面呢？她鎖進這個裏面，她才發覺自己已經做了罪犯。

對於死，她很不畏怕。不過這樣不生不死，真正不能

忍受——整天關在牢籠裏，沒有一個訴苦的朋友，不能同外面通訊，亦不能接見外面的來賓，也沒有光顧自己的來賓，好像古井裏的青蛙，同世界絕了緣，看不見外面的天日。一天一餐飯，肚子叫得怪難受，大廚司到了門口，大家都向那有蒸汽的桶擔上注視着，盼望他快點支配，這種情景，祇有在鄉下酒坊裏的豬欄邊曾經驗過，現在竟自己來身受了。尿氣是酸鼻的，使你不敢呼吸，不能像豬羊一般從容自在。

這種非人的生活，簡直不如死去！希望快點死，而總不會死，她很疑心，犯罪應該要死，爲什麼不痛快點呢？難道沒有找到證據嗎？可是自信沒有犯罪的行爲，永遠找不到證據，那末不會死嗎？想到不會死，她又痛哭起來。

五

神經錯亂，不能聽見一點聲音，看護脚步稍須重一點，她便要從床上跳下來。醫生教她母親另外住一間房子，病室祇能留一位跣脚的看護婦躲在床底下看守她。

種種的奇鬼怪魔，都會從她的口裏顯現出來，看護忍氣屏息，不敢長聲呼吸，靜聲聽她形容魔鬼的形狀，利爪毛臂的怪物似乎真的會摸近自己的身上來，。顫抖着，把眼睛閉緊，不要看見灰黃的電燈光。看護是爬出來的，不

敢給她看見。

足足八天八夜才想睡，眼皮閉下來，醫生纔敢打針。

兩天之後，她醒過來：

——媽呀，你家怎麼會在這裏！這是耍裏？

母親嗚咽起來，老淚淌在女兒的臉上，兩人擁抱着，沒有說話，祇有哭。

女兒的眼睛凹進去，眉鱗骨凸在外面，顴骨隆起，牙齒露出來，一切都失了本來的嬌容，祇有鼻子還認得清，聲音還辨得出，不然，她不能確定是自己的女兒了。

想念三個月，驟然逢到，竟不能說出一句話——前十天，女兒不認得自己，還不致于哭得厲害，今天女兒叫起母親，竟這麼悲泣起來。老淚，多年沒有流的老淚，一時收不住，千言萬語，都給悲哀壓制住，不能說出一句。臨走的時候，叫她多麼珍重，現在竟變得這個樣子！掌上明珠，竟變得這個樣子？

慢慢平靜下去，臉貼臉，差不多要睡熟了。母親說出一句：

——乖乖，童先生現在在耍裏？

提起他，好像尖刀刺了心，她又抱着母親流起眼淚，抽咽得不能成聲，每隔一兩分鐘才有聲音。她實在沒有氣

力，不能放聲大哭。

提起了童先生，女兒就要流淚，雖然沒有說明，母親已經有三分明瞭，她不忍窮根究底，有這麼抽象的觀念已經夠了。——她以為這是命數，人的生死完全命運註定，人力無能可違，勸女兒不要傷心，他已經死了，傷心亦沒有用，死者已矣，生者應該保重，應該珍重。可是她越說，女兒越哭，她越勸，她越傷心。慈母祇有慈母的慈愛心，那裏知道女兒的兒女心腸呢？

她祇自己悲泣，却不願告訴母親，痛苦痛苦在一身，不願意再牽累到母親。索性隱忍到底，不要使母親痛心。

假如是死，跟他一同死，那沒有什麼傷心；現在這種惡意的遺棄，這種陰險的陷害，實在出於人家的意料之外！這種經過，倘若給母親知道，母親不知道要怎樣呢？！

她決意隱忍到底，不要使母親痛心。她想，母親到底是母親，一聽到驚耗，數千里遠都會跑出來，假如不來，便沒有這顆性命，沒有性命，便看不見慈愛的母親了。她又惱恨那位軍法官，為什麼要管閒事——假如沒有這封信，母親不會來，亦不會住在這個醫院裏，死了豈不更乾淨？

○ ○ ○ ○ ○

——媽！我們家那鰲立山的石峯已經爛了沒得？

垂柳已經成蔭，進院的時候，不過幾絲嫩黃的細條，現在竟青綠的有影子了。鳴蟬棲在柳條裏，悽悽地悲鳴，隨着微風的飄盪，一聲一息傳進病室裏來，斷斷續續，彷彿寡婦的嗚咽，使她感傷起來。所謂異鄉抱病倍增悽楚，雖然有母親在一塊，而身世終屬不同——去年在家鄉裏避暑的情形，還時常縈迴在她的腦子裏，

『惠妹，我愛死妳了，妳看這石峯是我們愛情的表徵，石峯一天不爛，我們的愛情也像牠一樣固結矗立，風吹雨打，都不會動搖一點的。』

這些話彷彿還在耳朵邊，可是不曉得石峯已經爛了沒有？她想起這些話，疑心石峯已經爛了，所以突然問她的母親。

母親笑她是傻子，自古以來都沒有爛過，怎麼現在會爛呢？而她反因為母親的笑而流起眼淚。

她現在拿定主意，不要再投入情網，迴憶過去的經歷，她相信一切男子都是兇狠的惡魔，喜歡你的時候，都是嬉皮笑臉，厭惡你的時候，便很猙獰得可怕！沒有得到手，像野狗伺候小孩解大便，搖頭擺尾，糾纏得你要死，吃完了，不小心，屁股還要被牠咬破了。她認定男人們做事一定有目的，一定要代價，絕對不肯替人家犧牲。她留意

不要再受人受家利用，對於軍法官的盛意，牠竭力推却，要求母親請父親變賣田產，清償軍法官墊付的醫藥費。她不相信愛情，不承認戀愛，悔悵以前的錯誤，發誓不再作孽，不再談戀愛，取號爲懺情，表示自己的決心。

○ ○ ○ ○ ○

天還沒有亮就要起來，摸著枕頭邊的火柴，點起煤油爐，把晚上準備好的溼米放上去煮飯，然後纔回頭穿整衣服，舀盆涼水來洗臉。

這時候，洋樓裏的人們都在鐵床上談情話，躲在熱被窩裏，擁抱着很膩切，忽然聽到長聲汽笛，打斷談話的由頭，都要嫌厭牠的驚擾。而他們便捧着飯罐跑到廠裏去了——低頭俯胸，脚步迅速，擠擠撞撞，成羣結隊地在朦朧灰色中跑進有昏黃燈光的廠裏去。

東方魚肚色慢慢變成紅彩，她們已經織成兩尺多布了。

爲生活的軀策，勁手勁脚，整天在鐵輪之下掙扎。爲自己的工作效率着想，要竭力起勁，手脚一伸一屈，特別迅速，不肯一刻停息。同時還要顧到公家的材料，眼瞳定睛注定，不敢瞬息，弄得不小心，工頭走過來，小則吃兩個耳光，大則便要扣工錢，一天兩天白辛苦都說不定，所

以兢兢業業，提心弔胆，五官百骸都要盡她的功能，都要負她的責任。

十二點鐘的時候，大家把飯糰端出來，嚼着冰涼而有露珠的冷飯，嚥得很快，不必要什麼蔬菜，飯裏原有的糖分，覺得很甜蜜，已經足夠促進食慾了。她們什麼都講經濟，解小便都要打過算盤，絕對不肯隨便離開機器。

懺情女士已經下了決心，堅定意志，決定不再談戀愛，掙脫軍法官的纏擾，出了醫院，她想復仇——做一個統世的英雄，把一切男人都屈服在自己的裙底下，到那時候，那個負心鬼一定不能例外，看他怎麼樣？看他變得了變不了？她很積極，覺得徒然懺悔無益於事，她要竭力造成一個英雄，實現自己的計劃。可是自問能力有限，恐怕不足信乎這個理想，所好現在雖然有限，將來未必不能無限，她決定努力去求學，先把英雄的底子打好，所以想進大學唸書。但是大學是資產階級的領域，家裏怎能負擔呢？爲自己生病已經變賣了大半田產，所剩的祇夠雙親養老的費用，怎麼可以再變賣呢？想來想去，現在祇有痛下苦功，用一種半工半讀的方法，可以拿一點工資補救這個缺憾。

學校容易找，不過認真而又省費的却很少，可是總可

以找到。而我工廠真不容易，尤其初出茅廬的生手，人家不大歡迎，跑了許多天纔找到一家布廠，以低賤工資進去暫時試用。這個工廠莫是落伍的工廠，手搖腳踏的機器，還不致於弄出危險。

她現在很有秩序，一間房子是專門爲工人建設的，房租倒不貴，房子裏的設備也同房租相稱符，——一張竹牀，一共用石條竹片組合而成一具牀板，睡覺的時候要認定躺在有竹片的部位，不然，兩邊弛鬆開來，背脊有連被陷下牀底的危險。橫在牀鋪的前面有條固定的三條木板搭成的桌子，這是她洗臉吃飯讀書寫字以及做種種斯文工作的地方。桌子再過去，同門成相對的方向，有個差不多一尺見方的窗洞，是透氣和出烟的公共機關。窗洞的下面就是所謂爐灶，一塊固而有方角的泥墩，是煮飯的地方，可是她不用，爲方便起見祇當牠是一塊堆放油瓶鹽罐的雜貨攤，另外買一隻煤油爐來代替牠。房子裏這些東西佈置下去，距離很均稱，沒有什麼濫費了的空隙，祇留了可以開門和能夠轉身的餘地。她每天晚上從學校裏回來，順便從菜攤上帶點殘剩的青菜，跑進房，洗米煮飯，罐子放上去，回頭收拾房子，整理一天沒有接觸過的什物，掃地，揩桌子，沒有一點虛度了的時間。

吃完晚飯，溫習功課，一直要等到房東太太來熄燈纔肯睡。天還沒有亮，又要起來，連忙煮飯，候着汽笛的聲音，馬上又去上工，天天都是這樣，生活很有則規，沒有一次例外。

做工，父母是不會贊同的。但是爲自己的前途着想，暫時不能不耐苦，所謂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把學業造就，將來纔有出頭的希望。爲幾個學費而要這麼吃苦的自己也替自己可憐，可是有什麼法子呢？有第二個賺錢的方法嗎？說做事，無論事情的大小，父母都可以答應，反正自己不成問題，苦吃在自己身上，同父母沒有痛癢，祇要自己寫幾封好聽的信息，父母就可以放心，這事很好辦，筆墨操在自己的手上，有誰來查究自己呢？

晚上不開電燈，這是最難堪的事情，自信自己並不像欠房租的朋友，不過因爲想提先繳學費，稍須緩了幾天，爲什麼要這般出色呢？照例天早出去，晚上回來，同烏鴉一樣，整天不在窠裏，祇晚上寄一寄宿，這個晚上是最寶貴，是最甜蜜的時間，自己可以自由工作，做自己喜歡的功課，而沒有燈光，這多麼可惱！

她想，總是學業要緊，不能不提先繳付，把房租暫緩一步？可是房東是這麼嚴厲，已經來問過兩三次了，不開

電燈，不過是她的警告，警告並不要緊，或者還有再進步的呢——萬一下逐客令，怎麼辦？房子找不到再便宜的了，自己已向遠的地方，找不過嚮出一間比這裏更便宜而完備的了，假如搬家，一定吃虧，不如忍一點氣，自己買枝蠟燭來看書，她總不至於會叫自己出屋。

預算始終無效，看房東太太的神色：房租不能再欠，最近兩天，一夜跑來三四次，越來越兇，已經叫自己滾蛋，說那麼不客氣的話，多難為情！假使真的叫警察來，怎樣下台？想來想去，沒有辦法，她半夜把準備繳學費的錢交給房東。

會計處總是明理的，總可以原諒清苦的學生，明天向他們解說去，請他們再遲緩幾天。她以為還是這樣辦妥當些，先清償房租比較安心一點，料想學費總可以通融。她很自慰，假如付了學費，那末今天就沒有辦法，就不能退步，還是多留幾天的好，自己以為慎重得不錯。她現在什麼事都很穩重，再三考慮，纔敢去做，完全失了兩年前活潑天真的情態。

生活一天一天來壓迫，雖然勞心勞力兼備一身，而總不能完善生活。學校裏的功課是一年複雜一年，因為用腦過度，也就應響到體力，布反不及從前織得那麼多，以量

論酬，工資減少，現在幾乎不能維持生活，學費房租都積欠起來，實在不能不再想一個法了。她想到一個辦法可了補救，可是沒有把握，不能馬上見效，要經過一番試驗時期纔敢把工廠裏工作銷差，所以照例上午做工，下午上課，晚上回來，才有工夫做點事情。

坐在那裏癡想，絞榨腦汁，把一個一個蠅頭一樣的字排在紙上來。她現在想投稿，看到一元至五元一千字的酬金，以最低額計算，預算每天要寫一千字來抵補工資的損失。能夠抵補，然後再去銷差，專門來做這個生意。

在路上想材料，回到家裏寫文章，一晚一千字並不算難。接連三天都能如期寫出來，寫文章似乎不成問題，現在祇顧慮有沒有銷路？

本埠，當天可以送到，第二天可以排版，第三天可以出報；她把稿子送出去，便計算時日，第三天中飯放工，她就向路上貼報處去探究竟，心裏突突地，彷彿前清秀才看黃榜，希望上面有個自己的名字。一塊四開版一共有五六篇大作，却沒有一篇有自己的名字，她很慌張，回頭再去看，亦找不出，心裏更着急。稿件擁擠，那裏有這麼快？自己又安慰自己。跑回來，經過家裏，把罐子放了，又跑到學校裏去，下午聽講，還時常記起中午看報的事。

接連半個月，照例看報，都沒有發現自己的名字，覺得很失望，幾乎沒有再寫的勇氣。賠貼了許多紙張和郵票，沒有得到一翻本的消息，虛費了許多心力不要緊，疏誤了功灌實在太可惜！既然化了不少工夫，總要還一點代價才講得過去，所好上海報紙總多，這家不要，往那家去，那家不要，再換一家，總有一家要。她把舊稿翻出來從頭再抄，並且添了不用退還的附註，另外還加上詳細的住址，可是附不起郵票。

四個星期過去，不敢再動筆，以為沒有希望了，忽而出於意料之外，突然發現了自己的著作，第二天接續刊出來，嚇然『晨曦的黑影』的大題目之下，附着編者的按語，「……古者率獸食人，今則人自相食，割人肌膚，吮人膏血，……讀斯篇而不潸然下淚者，其非木石乎？懺情女士道破個中祕密，其亦有心人歟？」從此，報紙上天天有她的大作，她仍舊繼續投稿，差不多同這個報館已經成了主顧。她以為做文章有把握，又有銷路，將來稿費下來，儘夠抵補工資的損失，決意把工廠裏工作銷差，專門從事著作。

二月投的稿，三月底還沒有結算稿費，房租已經積欠了兩個月，馬上有斷炊和露宿的危險。

文章幾乎沒有思索的機會，房東太太整天整夜來吵鬧，心境紛亂，寫不出一個字，恐怕投稿過生活靠不住，又愁得眉毛接攏來。

什麼法子呢？第一步要趕快去索稿費，看看有沒辦法再決定。一面寫信，一面告訴房東，兩三天準定有錢，請她靜靜氣。

第三天報紙上登出啓事請她去談話，這一定是叫自己領稿費！她高興的了不得，連忙跑上報館。編輯先生很客氣，說話像他做文章，有起有承，有轉有合，繞着頭，旋着頸，批評她的文章。她的目的是在拿稿費，一切問題都不放在心裏，不需要人家詳細的議論，忍耐着應付，沒有把要稿費的話說出來。她心裏想：看他神氣，對自己的文章，還是贊成的多，稿費大概不少罷？

二月份一共十三塊錢。

自己算算至少有兩萬七八千字，爲什麼祇有這麼一點呢？還不如做工！她很焦苦，不曉得怎樣支配，索性捧了牠？但是又覺得很可貴，覺得比做工賺回來的工錢更寶貴，想把牠一個當十個用。然而錢的價值始終沒有分別，同官僚買辦們的錢相等。

六

教室裏的椅子都搬到禮堂上來，對着大門讓開一條縫，兩邊排成四分之一的圓形環抱講台。大的少數的同學坐在左邊，小同學坐在右邊。坐在左邊的大家都鎮靜着，好像教徒們做禱告；小同學們仔細觀察對面的臉龐，彷彿想熟記大家的容貌，要一個一個都認識起來，指點着相互作介紹，偷偷品評人家的神氣。

來賓校長教授們姍姍地相繼走進來，大家才移轉注意力。聽司儀的命令，做着依樣的事情，大家依例拍掌，兩個鐘頭的時間，判定她們學生生活的命運。

匆匆地四年已經過去，一年一度的老把戲，現在總算輪到自己身上來嘗試了。做完畢業式，大家都向家裏跑，惟有她還沒有決定，她似乎沒有家可歸，看她的態度，至少要使人家疑心她是零丁的孤女——焦枯得像沒有沾過慈愛的孤女。開會的時候，人家照例鼓掌，祇有她始終靜默着沒有抬頭，校長們有氣慨的演說，恐怕她沒有聽見？心裏總想念自己目前的切身問題，外表雖然竭力靜默，內心實在有說不出的焦急。徒然焦急沒有用，自己也知道一時一定想不出辦法，可是總免不了要焦急。

現在向要裏去呢？

這是離開學之後的第一個問題，家鄉？發誓不要回去都，是勢利鬼，像自己這個落魄的樣子，恐怕沒有一個人瞧得起，何必要去遭人家的白眼？現在無論如何總要在外面找一點事情，積蓄一點錢，纔能做第二步計劃。

找事情，似乎還是本上海容易，因為別處沒有一個認識的朋友，這裏還有幾家報館熟識，光靠投稿過生活，雖然清苦一點，還可以敷衍得過去。生活可以維持，然後再去候別機會，不管他時間長短，總有一天可以逢到機巧來臨，到那時光，挺上去進行事情，料想總可以有把握一些。

矮房子仍舊繼續住下去，整天關起房門，同從前一樣清靜。左右的鄰居都是早出晚歸的可憐蟲，白天聽不見一點動靜，坐下來很可以做一番涵養的工夫，房子雖然不好，做文章却採不到這種地方。

倚靠着，把牆壁當椅子，眼睛釘住對過的牆角，凝視着，房子裏浮出一件一件的事情，顯現各式各樣的人物。種種的事物形像都明確活現了，於是提着筆，照樣寫下來。可是一面寫，一面消逝了，手筆跟不上事物形像跑得那麼快，捉不住牠們，沒有對像可寫，於是又靠過去，藉着思維的牽綫把牠拉回來，用繩索縛緊，照樣再續寫。但是

又嫌太呆板，同照相機一樣，把牠們的真容實貌逼肖底攝下來，而沒有靈魂，光像一個蠟製的軀殼，不能行動一步，並且把三頭六臂的和千手千眼的奇形怪狀都照樣攝下來，使自己不慣看，甚至因為前一人頭貼在後一人的腳底下，隨即把後人的腳生在前人的頭頂上，自己看到也辦不清是什麼怪物，不禁要好笑起來。所以雖然寫好，還要經過審定的工夫，把她們部位配置妥當，然後給她灌進靈魂，看她有沒有一點畸形？完全很相稱，完全美麗了，纔能把她放出去，讓大眾鑑賞。人家可以鑑賞，能夠發生影響，才算盡了自己的職責。能夠盡職責，才算是自己的小成功。

某種刊物上時常發現批評自己的文章，說自己是法國拉法衣愛脫(Ja Fayette)底復活，讚譽自己的天才，說自己解剖人類心裏的精細，——這倒不敢當，自己真的能夠名符其實嗎？

自己應該感激他，這種批評使自己的地位提高起來，報章雜誌時常來催文章，這種結果自己從來沒有想像到——從前不過想藉此賺幾個吃飯的伙食錢，那裏算到竟有這種意想之外的結果呢。

他是文藝界有地位的人物，他批評自己，可見自己總

有值得批評的地方。自己真的值得讚譽嗎？自己時常這麼問自己，同時自己也覺得胸部挺起來，她感激他。

並且他，看他這個名字，似乎也是奔波飄泊的孤零人，江天涯——雅緻得很，看這個名字，就可以想見他的性行，一定不是一個鄙陋的俗夫。看他的作品，更可以知道是一個有爲的有生氣的青春少年，絕對不是一個昏暮的頹唐份子。

假如能夠得到有爲的青年做朋友，這是無上的榮幸，於自己有許多得益，精神上可以得到許多慰藉，可以幫助和促進自己的事業。

她雖然想，可是不敢去進行，不曉得他肯不肯？萬一不肯，豈不成笑話嗎？應該慎重考慮。

想到用信去，有由頭可提，可以承他批評自己的文章寫幾句感激答謝的客氣話。

發了信，她仍舊像從前在南京旅館裏盼望董先生一樣盼望他。

第二天中午有人來敲門，這是絕無僅有的事蹟——平常絕對沒有人敲過門，郵差送信祇從門頂塞進來，從沒有有這種聲音；房東太太遠遠就要叫起來，也沒有這種聲音；所以今天特別警惶，心裏雖然明瞭，總不免要慌亂、速

忙放下飯碗，拔開門，門果然是一位漂亮的青年：

——請問貴姓？

——姓曾，你家！

——哦，密司曾！我就是江天涯。

她快樂得心要開花，胸口突突地，不曉得話從那頭說起。

剛用力壓下去的一口飯還塞在喉頭，說話說不清。不敢抬頭看他的臉貌，祇笑看咀嚼未淨的飯粒。臉上緋紅泛起熱潮，趕快把菜碗移進一點，請他坐在沒有放菜的那邊

他說傾慕她的話和許久不敢來的原因；批評她的著作，舊話重提，把一切壞的批評里刪去，完全剩了讚賞的部分。而她始終不敢注意他的臉，看他頭頸彎過去觀察景物的時光，才敢偷偷瞟他一眼。

她沒有多開口，客氣的話祇用笑來表示。

她覺得男人們畢竟會說話，總不免要錦上添花，一時的興趣，恭維人家幾句不算希奇。可是他的批評確是有見地的說話，並不是膚淺的俗語，的確有深刻的根據，那種語氣，沒有涵養的普通庸人一定說不出來。

很欽佩他，聽他說話，似乎比看書還有趣，比看書還受益，自己增進見識不少。可是越敬仰他，越說不出話，

勉強扯幾句；嘴角上的肌肉震顫着，話更不容易說出口了。



自己平時很有把握，曾經滄海，並沒有什麼希冀，自信很能矜持，四年來絕對沒有萌過這種心思，現在竟沒有耐性嗎？還應該談這種事情嗎？萬一不愜意，還能做人嗎？良心不痛苦嗎？對得人家住嗎？可是家裏屢次來信，總是勸自己趕快決定，並且有代庖趨勢；自己也想到，自己並沒有不能重提舊事的重大理由，所考慮的，完全是人的問題，倘若人選不成問題，反正有此一舉，自量總免不了這樣一關，難道永遠飄零下去會過日子嗎？

現在可以同他再進一步做一個密切的朋友。不過，密切的朋友，將來一定還有更進步的事情，這對自己當然不成問題，而對方這種有為的青年豈不是耽誤了嗎？豈不是因為自己而犧牲了幸福嗎？人類不能自私自利，應該替對方着想着想，自己實在沒有再談這種事情的資格。她決意同他維持友誼的立場，不願意有再進步的企圖。

看他的情態，的確是真心誠意的愛敬自己。能夠愛敬自己，就是遷就一點也不要緊，祇要他自己認為痛快，自己何必十分認真呢？——可是自己已經決意犧牲自己的慾

望，尊重人家的幸福，假使生了密切的關係，這麼忠實誠懇的青年，萬一因為自己而失了快樂的笑容怎麼辦呢？自己應該有一種果決的精神，絕對要貫徹自己的主張，不應該有這種非分的希求。

幾次三番下了決心不去同他再上公園，而他跑到這裏，陪他踏到甬道上，又不知不覺走進去了。在公園裏走，完全不覺得有什麼不應該，祇覺得酥軟，祇覺得陶醉，心裏充實，甚麼物質都可以不要，飯也可以不吃，只要有他在一塊遊玩就覺得滿足，沒有一點心思。跑回來纔發現犯了過，纔覺得又違了良心，快樂不能抵償痛苦，十分難受，留意下次再不要吃這個苦楚。

單純沒有心思懸直的他怎麼知道我的心緒呢？

但是他，他給人家的印象實在太深，沁人的魔力，老把他的影子留在自己的腦子！長久這麼下去，總不是好現象。關係越深，利害越切，他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他的喜怒就是自己的喜怒，到那時候，他當然不會快樂，自己也不能高興，何必要這麼活作孽呢？

拋了他，捨不得，累了他，又不忍，兩種心情在肚子裏打仗，至今還不分勝負，熱度一天高漲一天，她自料不能掙脫這個圈套了。何況他天天都要來到自己這裏，他也

不肯放鬆自己，一定免不了那麼一回事了。現在應該想一個兩全的方法，想一個補救的方法，補救自己的缺憾。

方法早先就想到，可是總不能決定，牽強的很，怎麼可以同他說呢；現在既免不了那回事，總要預先有個主意，有了機會可以同他說明。這樣辦，沒有十分對他不住，自己勉強也講得過去。

果然免不了這個圈套，今天算是要駐定她的命運了。

一晌住的狹窄陰暗的小房子，現在忽然換了洞燭光亮的大房間，銅牀，紗發，呢地毯，已經多年沒有見面了。在家裏什麼大小瑣碎都要自己親身去做，現在電鈴一按，茶房潑潑地跳，房間裏什麼都是新鮮的顏色，在別的女人多少總有幾分快感，而她像是死刑的到臨，鎮靜着沒有一點笑容，曾經死去復活的心燼，此刻彷彿要再死滅下去了。

•

丈夫進來安慰她，她越覺得痛苦，懊悔以前的過失，她覺得自己實在不配來做這種活潑青年的配偶，想把自己的經過告訴他，使他自動底離開自己，馬上離開讓，這裏自己的良心可以安慰。作了幾個勢，始終說不出口。

行禮之後，來賓們特別喧鬧，大家都注意她的臉龐，在衆目睽睽的監視之下，實在不容易應付。

自己曉得剛才的說話似嫌太率直一點，因為一時的血氣，不免要噴發出來。在自己當然顧不得一切，原來沒有什麼顧慮，祇想不要累誤可愛的丈夫。殊不知反因為自己的說話而使許多人不好意思，連帶的牽擾到丈夫，這完全不是自己的本意，自己那裏願意苦惱丈夫？這種苦衷祇有自己知道，有誰能夠明瞭呢？

此刻她想到，應該趕快告訴他，這種兩全的方法，勉強一點還說得過去。反正犧牲的是自己，他沒有十分損失，不見得有什麼不可以。將來可以不拘名義，祇要能夠長久同他在一起是自己的幸福。可是說話很澀口，僅僅一句話總不容易說出。

抑鬱着，沒有說出的話變成眼淚，汪洋底瀉下來，畢竟放出聲音，在同丈夫擁抱的當兒哭泣起來了。

懷中的瀕死者

小酒井不木著

黃宏鑄譯

住在那大都市大馬路後面的小街，相形越顯其拙陋，本來就是行人稀少，異常寂寞的，尤其是到了夜闌十二點左右的時候，和前面喧騷繁榮的大馬路比較起來，正成了反比例，恰似狂風暴雨後地冷靜，滿佈着令人恐怖的陰氣。

東京銀座大馬路後面的B街，正是如此的情形，剛剛

聽見遠處的鐘聲響着十二下的時候，街上已是行人稀絕，僅有五月裏溫暖的微風，吹着沿路的樹葉，微暈的月亮發射着柔軟的光輝。

在這寂然的空氣中，突然來了一位青年。他是H報館社會部的記者春木三郎，夜勤方終，正穿過B街要到「明暗」咖啡館去。他急慌慌地走着，好像是感到四邊的陰氣，自言自語地說：

『是多麼冷清的夜呀！』他一邊說着，步伐越加越快。

忽然看見前面來了一個像是醉得要倒模樣的人，越走越近，他看見那醉漢用兩手向着自己的胸口亂搔。

『恐怕是要吐吧。』

春木在心裏想，兩人的距離差不多只有一丈遠了，這時那醉漢才望着春木像要倒地跑過來。

『水！水！水！』

他緊緊地抱着春木，叫了三聲。

『怎樣了，你這位先生！』

春木覺得很討厭地望着這位醉客，然而並不是真的生氣。

『怎樣了？喂！你這位先生，喂！』

緊抱着春木的穿洋裝的男人，雖經春木用勁地搖着喊着，然而是一言不發。在這一瞬間，忽然他像是起了痙攣，同時抱在春木肩膀上的兩腕也軟洋洋地垂下去，身體的重量俄然地增加，因此春木向後倒退了兩步。

『喂！先生！不是開玩笑咧！這樣睡下還得了嗎？』
春木又用兩手盡力地搖着他的腰，然而他依然沒有回答。

『真是沒有辦法，就讓他放在那邊吧。』

他自己說着，一面握住那人的手，忽然感到那人奇異的沒有彈力。

「啊喲！奇怪咧！」他一面說，一面注視着那人的臉。

『壞了！死了啦。』他不知不覺地大聲喊着，在無可奈何之中祇得背着那人前跑。

吃然地背了有二十丈遠的地方，剛巧發見了右邊有一家醫院，他馬上叩着門求救。春木向着還沒有睡覺的醫生，簡單地告訴他剛才的事情，把那醉漢放在診察臺的上面。醫生很擔心地檢查過，就嘆着氣說：

『已經不中了。心臟已經停得像石頭一樣。詳細的病源一時還不能斷言，不過決不是普通的心臟麻痺，我想一

定是喝了什麼毒藥死的。」

毒！春木的好奇心不覺油然而生，凝視着那差不多三十四五歲的死人的臉，越看越熟，像是在什麼地方看過似。

『呵！對了！』

他好容易想了出來。……兩三天前，春木在「明暗」咖啡館裏看過這人和另外一個客人在那裏喝酒。那時咖啡館裏的女店主完全不像平常，而笑蜜蜜地對着他們，所以春木覺得很希奇地，向着站在他傍邊的女招待曼優子問道：

『喂！今晚 wnam 好像特別的快樂吧！』

『呀！恐怕是她從前的好人咧』。她向着那人歪歪嘴輕輕地說。那裏想到今晚會看見他這樣可怖的命運。

『啊！這個人我知道的。剛剛想起來了』。

因為春木突然地喊，醫生不在意地受了一嚇，也隨着他發狂樣地叫了一聲。然後十分為難地說：

『恐怕不能不快一點去通知警察吧？』

『這是當然的。不過……』。他的心已經充滿着新聞記者的意識。

『真是考礎了！』他在心子裏想，馬上把自己的片子送

給醫生。一方面掏出錶來望一望說：

『請你略爲等一下吧。你無論如何要等到其他的報館都終版了的時候。這樣就可以單單由我們的報紙登出來了』。

他說過立刻檢查死人的所有物。錢袋，手巾，烟盒，築地旅館的洋火廣告，還有小孩的玩具（用銀座大馬路 A 玩具店的包裝紙包着剛剛買の木製空氣槍和樟腦製的汽車）僅僅這幾東西。

『我想打開他的錢袋看看，請你和我一同檢查吧。』

春木要求醫生做見證，打開錢袋一望，裏面有不少的鈔票，幾張名片和一張當票。

『什麼地方的人？』

醫生看見有名片馬上問着春木。

『住所沒有寫，姓名是叫榛原銳男的。但是住所馬上就可以曉得了。』

春木說着，就借診察室上的電話打到「明暗」咖啡館。

『……不！沒有什麼別的事。不過問問看罷了。和報館裏沒有關係的。我是想問他的住所，職業，和姓名哩。呵！是的，那可惜了。那麼我打電話到築地旅館去吧。』

依着「明暗」女主人所說的話，那人是前幾天才從美國回來，以前住在築地旅館，最近一定已經在什麼地方開了店，大概一問旅館就知道。女主人又頻問究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倘若實在告訴她，那末她一定會要求把記事給她一看無疑，是天天到的熟地力，又有春木所喜歡的女招待曼優子在裏面，那末義不容辭一定要給她們一看，因為有種種的不便所以對於那人的死就祕而不言。但是女主人又說：

『好！你守祕密不肯告訴我，我也有祕密不告訴你哩。』

春木又打電話到築地旅館查問，馬上曉得那人是住在東京市外野方街上沼袋一八二六號的食料品輸入商。只要曉得這幾點，對於新聞記事的要素已經完備了。倘若曉得他是何故服毒！自殺或是被殺？當然是很好，然而第一報有了這幾點的曖昧或者反而可以引起讀者的好奇心。

『真是出奇的材料』。他喃喃地自說，一面打電話到報館裏。雖然原稿的版已經排好，但是編輯者馬上回答可以除了別的記事，把這一段新聞揭載出來。

『好，我的任務已經完了。』他望着醫生說。

『那末可以通知警察了。』

春木慢慢地拿起電話，打到警察廳刑事科。

二

翌日的H新聞上，洋洋自得地用那大號字登着「懷中的瀕死者」的一段新聞。除了春木一家報館之外別的報上是沒有這種消息。

那天春木意氣揚揚地到報館裏去了。

『好吧。給新聞記者抱着死了倒是很幸福咧，但是一定嚇得不輕了吧！』

社會部長望着春木的臉很滿足似地說着。『那末這回的記事已經是你發見的，就完全由你一個人負責調查吧。一定可以給你一個勳八位的賞與呵。哈哈。』

正談話的時候，社會部長桌上的電話忽然很急地響着

『呀，是的，找春木君嗎？有的，在的。好，請你等一等。』

部長把受話器交給春木。

『……呵，呵，不！不是這樣。請你不要誤會。在什麼地方！啊，曉得了。好，馬上就去。再會，再再。』

『一大早就來了這種電話……』。

部長含着沒有惡意的微笑。

『就是對於這回的事情，有人約我去會她的。是個很熟的人』。

『那好極了。可以不必管警察，自己暗中進行好了。晚報上能夠登出是否自殺或被殺以及原因和凶手那就再好沒有的了。』

春木坐着汽車，出了銀座大馬路沿着電車路望着日本橋的方面疾走，一刻已經到了三越大百貨公司的門口，汽車發出輕輕的軋音停住。他下了汽車，進了門，馬上走到電梯。二樓，三樓，四樓，五樓，等到了展望臺才下來，又一直上到塔上。

『春木君！』

他才上了塔上馬上聽到女人喊他的聲音。「明暗」咖啡館的女主人時枝葛江露出等着人的臉色坐在長椅上。看起來不過只有二十四五歲（實際上的歲數恐怕要多了五六歲），帶着明亮亮的眼睛的她，誰也不知道她以前的歷史，更不知道她究竟是誰。不過一定是曾經過了不少的辛勞的人無疑，一望她的態度就可了然，至於和異性的交涉，更是艷名四佈，雖是不能具體的指出誰來，然而那些無事做的青年們都在暗中竊竊私議地什麼誰是她的相好咧，誰是她的……咧。

『你這個人真是可惡極了。』

在春木和她並肩坐下來的時候，她睨視着他說。春木兩手搔着頭地說：

『哈！對不起！對不起！那個時候因為心裏充滿着職業意識，怕遲了來不及登上新聞，所以就變成那樣的小壞了。哈哈，請你原諒原諒吧！』

『好的，你已經如此，我也有對付的方法咧。』

『那還得了！究竟什麼對付方法呢？』

『就是先對付曼優子咧……』

『那豈有此理。但是在那個時候，你豈不是也守着什麼祕密不告訴我嗎？究竟是什麼事情呢？』

『那個事情嗎？沒有別的，就是那個時候的早一刻榛原君還到我的地方的。』

『噢！什麼？那末……』。春木說到這裏突然地噤着嘴，直望着她的臉上。

『但是，你說有什麼事情告訴我呢？』他用那很認真似的口氣問着。

『用不着露出這樣恐怖的臉咧。你現在是想榛原君一定是在我的家裏喝了毒藥的吧。然而，究竟榛原君是不是真的喝了毒藥死的？』

『呀，醫生這樣說的。詳細的事情要等到今天解剖過了才曉得。』

『這樣說，那末毒是在什麼地方喝的，也還不知道吧？』

『當然還不曉得。但是你有曉得的事情吧？』

『呀！我想起一點點的事情。所以我才叫你來到此地，以前你在我那裏不是看見榛原君另外還同一個人來的嗎？我覺得那個人很奇怪的。』

『叫什麼？』

『叫鬼頭三造例。在榛原君沒有到美國去之前，兩人活動過開什麼藥公司，鬼頭君自己有藥劑師的證書，議定由榛原君提出資本，所以榛原君就回到鄉下把房子都賣了，但是以後並沒有聽見他們的公司成立，榛原君突然又到美國去了。其後每次遇見鬼頭都聽他罵着榛原君的壞話，可是幾天前無意中又看見他們兩人一道進來，照鬼頭君所說的，說是剛剛偶然在銀座大馬路遇見他，並且兩人又是很親密似地有談有笑。那末，在那天，鬼頭君說是在橫濱有事，關照他禮拜四的七時半左右在那裏等他，說過就先走了。』

『禮拜四？那末不是昨天晚上嗎？』

『是的。他們按照約在七點半時兩人都來了。喝了許多酒之後，鬼頭就提議要介紹他到東京的一個地方去，說那種好地方恐怕美國未必就有，這樣說兩人就一道走了。那時鬼頭問着榛原君有沒有帶錢，榛原君笑笑地拍着自己的口袋。

『這是幾點鐘的事情？』

『我記得是在八點半左右。』

『他們到什麼地方去的呢？』

『這點倒不知道，但是鬼頭君這個人好像常在這些奇怪的地方出出入入的，總不會是到好的地方去的。』

『以後怎麼樣呢？』

『一定是快到十二點了的時候。榛原君一個人又回來了，臉色很蒼白，好像呼吸也很艱苦，我馬上送了一杯水給他。榛原君略為恢復了一點精神，就說什麼東京近來倒很開通了，以後因為時間不早就回去了。所以倘若是喝了毒藥，那末一定是他和鬼頭在一道的時候喝的。』

『不錯，不錯。這樣說來，鬼頭的確是很可疑。』

春木露着不懷好意的微笑，橫送秋波，瞟着她的臉上

『我也是這樣想咧。離開很久了，所以表面裝出親熱

的樣子，但是肚子裏一定在打什麼主意的咧。真是一個壞東西。我也喫過他的苦咧。』

『那是因爲你無論對於誰都太親密了囉。哈，算了，不提吧，那末現在非打聽鬼頭兩人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不可。你曉得鬼頭的住所嗎？』

『我想是上澁谷二四五二號吧。』

春木馬下記在一本小記事簿上。

『那末我馬上就找那個人去吧。』

『你不要講是我說的咧。』

『曉得的，放心好了。但是你現在還有什麼事呢？』

『我嗎？我還要等一個人。』

『呵！太風流了是不行咧』。

『胡你的說……。』

春木出了三越百貨商店的門口，馬上喊一輛汽車走了。

三

『喂！喂！給我在這裏下來吧。本來要到澁谷的，不過現在忽然想起要緊的事情。』

在汽車到了尾張街的轉角的時候，春木叫汽車夫停住車子，急慌慌地下了車子走進「明暗」咖啡館去。

『啊啲，嚇死我囉，這樣早，你看，我連臉也還沒有洗咧。從來沒有過的，今天却是第一次睡了懶覺。』

女招待曼優子羞答答似地說。

『現在剛剛在三越會過你們Mabam來的。』

『噢！什麼事呢？』

『就是榛原君的事情！』

『呀！我早上看見報紙也嚇了一大跳。她怎麼說呢？』

『對於這一點，正是我現在特特來問你的。據她說鬼頭這個人是很可疑的，但是我剛才在汽車上細細地一想，覺得她很有可疑的地方。我是很信用你的，所以才肯告訴你這種話咧。』

『我決不會告訴別人的。』

『所以我想問你，死了的榛原和她究竟是什麼關係？』

是的，不過對於這一點因為我剛剛來了一年，她又從來絕不談到她過去的事情，所以無論是朋友或是誰都沒有曉得她的事情。兩三天前那個人來了的時候，她確是很歡喜似地。那個人回去了之後，她說來了這位意想不到的人倒不意給他嚇了一下咧。』

『那末和鬼頭那人的關係呢？』

『呵！呵！你明明知道還要裝什麼佯呢？』

『不！實在是完全不曉得』。

『這樣嗎？真的？那人好像也是他的好人咧。但是近來她又有了意中人所以不大和他有玩有笑，而且有點討厭他的樣子。不過她的口才很好，我真是佩服她呵。』

『啊！口才真是了不得。但是她果真這樣浪漫嗎？哈哈！要是曼優子小姐一學她這樣就壞了。』

『啊啾！討厭的春木先生。你看我是這樣的人嗎？』

『不！我是相信你的。』

『決不會的囉。倒是請你自己要……。』

『還用着你說嗎！我是心堅固得很咧，哈，哈，哈。好了，不再談玩笑了，還是談我們正經的事情吧。我心裏想，莫不是她對於鬼頭已經生厭，所以想把嫌疑加到他的身上而特特把我叫到三越去的。』

『那末你是以為她把毒藥給榛原君喝的嗎？』

『差不多是這種意思！』

『不見得……。雖然因為近來她又有了新的戀人或者這樣也未可知，但是不見得……。』

『好、聽了這一點已經夠了。』

春木馬上又想起在三越和她臨別時候她所說的話。大

概她就是和她新的好人約定在那裏等他。很想去看他是那種人，但是這個時候恐怕已經不在那邊了，他出了「明暗」馬上又上了汽車，很快地到上澁谷的鬼頭家裏去。

已經到了一家小小的房屋門口，他送進一張片子要求主人會面，鬼頭的妻子出來，抬起蒼白的臉望着他說：

『早上來了一個偵探，後來一道出去了。聽說榛原是給人毒殺了的，但是現在我的丈夫是不是有了嫌疑呢？』

春木一時茫然地望着。

『不見得有什麼嫌疑，不過因為他們兩人昨晚在一道，所以請他去問問做爲參考罷了。你用不着這樣憂愁，大概馬上就可以回來了』

看見她那麼憔悴的臉，春木不能不這樣的安慰她。

『真的是這樣嗎？要是這樣我就可以放心了，不過……』

『不要緊咧。』

春木又再坐上等在外面的汽車，不可思議地推想警察們爲何會知道鬼頭和這回事情的關係。一方面佩服那偵探，犯罪的事情確是他們本行的一種買賣。

『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警察廳去。』

春木一進到警察廳刑事科的辦公處，和他相熟的那位主任偵探馬上從椅子裏站起來，

『喂！春木君！我們從早上找你到現在，究竟你躲到那裏去了？』

『本來想嚇你們一下，不意反而給你們嚇了。你們的拘捕鬼頭實在是佩服極了。但是你們怎樣會曉得他是榛原的朋友呢？』

『喂！先生！這點真是簡單極了。我們在築地旅館的旅客簿上查到榛原的住所之後，到那邊一問，原來是三年以前的住址，再問問近隣的人們，馬上曉得他和鬼頭這個人正要成立一家製藥公司，因此立刻就曉得鬼頭的地方了。』

『榛原確是被殺的吧？』

『那還不知道的。這點倒是要問你的。你有什麼頭緒嗎？』

『不見得沒有吧！』

『喂！不要說這種風涼話咧，請快說吧！』

『當然是要說的。不過實際上爲着搜查的關係我有一樣事情倒是非先要求你的原諒不可的。至於我所知道的都可以一五一十地告訴你。』

『要求原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最初我調查榛原君所有物的時候，對不起地給我偷了兩樣東西了。不過請你信用我，並且又有醫生做見證，對於金錢我是清清白白的。』

『當然的』

『在錢袋裏有一張當票。在口袋裏又有一包玩具。這兩樣東西給我收起來了。』

他一邊說着，一邊拿出這兩樣東西擺在桌上。

『當票！這倒是很有趣咧。』主任拿起當票望着。

『榛原昨晚八點半左右和鬼頭兩人到「明暗」咖啡館去喝酒去，其後兩人好像又一道到了一個奇怪的地方去了。到了差不多十二點的時候一個人又從新到「明暗」咖啡館，喝了一杯水才走。在這時候就發生了死在我的懷中的事情了。所以倘若是被殺，那末毒藥如果不是在「明暗」喝的，一定就是在他和鬼頭兩人一道到了那個奇怪地方的時候喝的無疑，然而究竟不曉得他們是到什麼地方，鬼頭怎樣說法呢？已經訊問過了沒有？』

『不過鬼頭只是呆着臉，好似是記憶力喪失了的一樣，並且的確不是故意假裝的，本人也說，其中一定有什麼道理所以要求延遲兩三個鐘頭再訊問。看起來，恐怕是中

了鴉片毒。』

『哦，真真是奇怪極了。』

『的確是很奇怪咧。但是根據你剛才所說的話，我們直接就先調查「明暗」咖啡館豈不是最便當不過的嗎？』

『這點我早就做過了。』

春木就詳詳細細地告訴他自從昨晚到今天早上所經過的一切事情，最後又附加說：

『因為這樣所以我反而覺得那個女店主確是很可疑咧。』

『呀！』主任抱着兩手午點着頭地說。『你的觀察的確有一面的理由。然而因為想除去鬼頭的障礙而至於毒殺榛原，這樣未免膽子太大了吧。』

『或者是這樣也未可知。所以現在非更加詳細調查榛原和她的關係不可，但是她平常是一個絕對不談到自己的過去的女子，所以這點我覺得十分的困難。可是榛原喝的毒不曉得是什麼毒藥？』

『還沒有解剖完。我想在午前總可以解剖好的。』

『那末現在倒是一點法子沒有咧。只要得到解剖的結果，曉得所服毒藥的分量，計算出是在什麼地方喝的，這樣一來問題馬上就可以解決了。』

『你的話一點也不錯。然而解剖是解剖，我們還是先來調查鬼頭和他兩人所到的奇怪的地方是在那裏比較好。這張當票似乎可以給我們一點蛛絲馬跡，我們試試看吧。』

『好的，我一道去。』

春木就和一位偵探一道走了。

四

當店的地方馬上曉得了。就是在離開「明暗」咖啡館那條B街約二百多丈遠的小路上，掛一個很大的「質」字招牌，旁邊寫着「松浦」兩個字。

偵探連帽子也不脫地進去了。

『我們是警察廳來的，對於這張當票有幾句話要問你們。第一，來當這東西的人長怎麼樣的一個人？』

『身體很高，衣服也穿得漂亮，昨天第一次看見他，好像喝醉酒了樣的。』老店主答。

『當了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個。』老主人馬上從一個抽屜裏拿出一個金錶交給偵探。

『是一個人嗎？』

『不！兩個人。』

『大約在幾點鐘？』

『我記得是九點過了的樣子。』

『馬上回去的嗎？』

『是的，馬上就走了。』

『當了多少錢呢？』

「本來他想當五十元，但是現在無論怎樣好的錶也當不出五十元，所以只當給他三十五元。」

『他的樣子像不像是很急着錢用的呢？』

『這點我可就不曉得了』白髮的主人露着玩皮的微笑。

兩人無可再問，馬上走出了當店。

『真是莫明其妙，』春木一邊走着一邊說。『榛原自己那樣有錢當然沒有當東西的道理。這點確有究研究研的必要。』

『我也是這樣想咧。』偵探說。

『九點鐘到當店，馬上就回去，那末在九時到十二點之間究竟在什麼地方？倒是一個大問題。到「明暗」咖啡館去的時候明明顯出非常疲倦的臉，像是很辛苦似地，又說什麼「東京已經很開通了」，所以可以曉得他們一定不是去散步的。那末這個問題只好訊問鬼頭了。』

春木說過，從口袋裏掏出錶來一望，看見時候已經不

早了，馬上繼續着說：

『啊喲！我不能再這樣延遲的了。我現在就要到報館裏寫晚報的原稿。下次會吧，請你代我向主任說一聲好了。』

和春木告別了的偵探，回到警察廳，把以上的情形報告之後，主任也說：

『好，還是訊問鬼頭最要緊的。』

但是鬼頭的精神狀態還要一個半鐘點才能完全恢復。

然而訊問過鬼頭之後，據他的回答，也沒有什麼新的材料。關於昨夜的行動，他說從「明暗」咖啡館出來以後，也沒有到過什麼地方，不過在銀座大馬路散步了一下，兩人就分開走了。

『你所說的完全是真的嗎？』主任追問着。

『是的，完全是真的。』

『撒謊！你們兩人不是到過松浦那家當店的嗎？』

鬼頭一時茫然地不能回答。

『你看看！』

『是的，去過的；不過馬上就走了。剛才因為怕於榛原的名譽上有防礙所以不說。』

『那末兩人又到什麼地方去呢？』

『一下子兩人就分開走了。』

『不中咧！你瞞不住我呵。在咖啡館你不是向榛原說要帶他到一個美國所沒有的地方去的嗎？那末榛原在十二點再回到咖啡館的時候，也說過什麼東京已經很開通了。所以請你快說，美國所沒有的地方究竟是什麼地方？』

鬼頭想了一下才說；

『這一點我不能說的。』

『喂！喂！你呀！』主任促他注意似地說：『你要好好的先想你自己的立場咧。倘若你對於這一點守秘密不肯說，當然就非把你看做殺死榛原的犯人不可了。』

『那真是困難極了。』

『所以叫你快說咧。』

『我說好了。實在我們是在那家當店的樓上玩的。』

『什麼？當店？』主任莫明其妙地呆着臉。

『那家當店在外表上雖然看不出，但是後面樓上是開燕子窠的』

『燕子窠？』主任真是喫驚不小。

『你們兩人都在那裏抽鴉片的嗎？』

鬼頭無言地點點頭。

『以後怎樣呢？』

『榛原很衰弱，所以馬上就睡熟了。到差不多十二點的時候才醒，那時就一道出來。我也喫多了，所以剛才還是那樣糊裏糊塗。』

『那個時候你就和榛原分開了嗎？』

『榛原硬叫我和他再到咖啡館去，但是我因為頭痛，所以就先雇了汽車回去了。』

『要離開燕子窠的時候豈不是又喝了一下什麼嗎？』

『在燕子窠裏除了鴉片之外什麼也沒有吃。』

『榛原自己很有錢為什麼還要當錶呢？』

『那個 不是當的，那是約定守祕密做為抵押的，如果一個禮拜不去一次，那就要給他們沒收了。』

『但是他不是有一張當票嗎？』

『那是上去二樓的門鑑。我這裏也有一張。』

鬼頭就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當票來。

『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出進？』

『從後面的窗戶，放下繩梯子來的。』

主任馬上在一個偵探的耳邊說了幾句話。當然是命令他搜查當店去的。

『你豈不是非常的懷恨榛原君嗎？』

『也沒有什麼恨他的地方。本來想共同開辦一家製藥

公司，但是到了中途，忽然榛原君把錢都帶走了。不過資本是他出的，所以我的損失，在物質上倒是很有限的。這次久別重逢，只有非常的高興。』

『榛原和「明暗」的女店主有特別的關係嗎？』

『這個事情我不很清楚。』

『你自己本人怎麼樣呢？』

『……………』

這時有一個偵探從外面來，輕輕地在主任的耳邊說着，主任馬上叫鬼頭退到別室。

鬼頭剛剛退出去之後，主任就望着那個偵探說；

『解剖的結果怎麼樣呢？』

『已經曉得是喝了阿多羅明的。』

『分量呢？』

『分量很大，喝了之後五分鐘就會死的。』

主任的臉上馬上漲得血紅。

『馬上去把「明暗」咖啡館的女店主捕來！』

偵探才走出去，剛才去搜查當店的偵探就回來了。

『給他逃走了。現在雖然還在同僚搜查，但是實在是逃得非常伶俐咧。』

主任苦笑着。

『不！算了。當店和這回案子已經毫無關係了』。

主任說過就只等着偵探把「明暗」女店主捕來。

大約在四十分鐘後，一個偵探變了臉色地跑進來。

『主任！壞了！犯人已經逃走了。』

『什麼？』

『她在一點左右告訴人，說是要到關西地方去旅行四五天的。』

『這樣壞了。快點向各處注意務必逮捕到案』

五

因為H報館有意外要緊的事情，所以春木到了六點多鐘又到警察廳去。他感到刑事科裏佈滿着一種緊張的空氣，就料到是本案快要解決了。

一看到春木的臉，主任馬上就望着他說：

『春木君！你的推想果然不錯咧！』

主任詳細把訊問鬼頭的顛末，解剖的結果，當店的早已逃走以及女店主也已經逃走的事情告訴他。

『解決是意外的早。已經是喝了五分鐘內就會死的藥，當然不是在當店喝的，一定是在咖啡館喝的無疑。那末在沒有捕到那個女店主以前，本案就不得不暫時停判吧？』

『不！現在非搜集可以證明她是犯人的證據不可。』

『怎麼樣搜集法子呢？』

『第一要先詳細知道榛原和她的關係。』

『是的，不過這點很不容易。』

『現在頭腦裏就是正煩着這個事情。鬼頭好像也不很詳細知道她和榛原的關係。』

睿木暫時默然地想着，忽然問道：

『呵，榛原不是買了一包玩具嗎？他買這個做什麼呢？』

主任舉起手來用勁地拍着桌子說：

『不錯！我完全忘記了。想到這一點真是好極了。馬上叫鬼頭來問問看吧。』

鬼頭又給他們帶到主任的面前。主任問他說：

『你昨晚沒有和榛原到過賣玩具的店嗎？』

『不！沒有。』

『但是榛原拿着玩具的。』

『恐怕是要到咖啡館去的時候在路中買的。』

『榛原有小孩子嗎？』

『有的。在還沒有到美國去的兩年前，榛原君因為生了病，結果就和一個從神田愛生會看護婦會雇來的女子發了關係，其後暫時一同過着同棲的生活，也生了一個小孩

，但是很無情地，結果就拋棄了她逃走了。其所以急急地到美國去，這點也是一個原因。不過現在好像也很記掛着他的小孩，這次回來馬上就到愛生會去詢問她的小孩的地方，這都是他自己說的。所以我想這些玩具一定是要買給他的小孩子。』

『呵！那末那個女子怎麼樣了呢？』

『他對於這個女子沒有提起什麼。我也沒有追着問。』

主任又再叫鬼頭退到別室。春木馬上說道：

『這個事情到愛生會一問就知道了。我現在馬上就去吧。』

主任另外命令一個偵探和春木一道去。

一查電話簿子馬上曉得愛生會的地方的會長是一位五十多歲很慈悲樣的老太婆，對於春木所問的話，很老實地說：

『……她叫加能美織子，是個很美麗，性情很優柔的女子。實在是很可憐的。榛原君跑到美國去了之後，她確是恨得形容不出來，後來養過小孩子沒有多少時候就死了。』

『什麼？死了？』春木不知不覺地大聲喊着。恰似從大樹上跌入深淵似的。他本來朦朧中在心裏推想，他以爲

女店主或許就是以前的加能美織子，但是現在他的推想已經完全打破了。

『她死了以後，她的小孩我就介紹給深川一個商人。』

春木退一步，想看看那個女子是怎樣的一個臉。

『你有沒有她的像片呢？』

『有是有的，不過恐怕已經不見了。我找一找看吧。』

她說過就到後面去的。在這個時候已經日落西山，暮氣襲來的晚上了。

『電燈不亮不容易找，所以給你等得很久了。幸而找到了。』

『有了嗎？』

『有了，是和她的妹妹兩人拍的』

她就把像片交給春木。春木睜着眼睛望了一刻，忽然像是想到什麼，也不給偵探看一看，突然把像片望口袋裏插進去。

『證據咧！證據咧！』

他大聲地一喊，也不再理會，呆然地站在旁邊的偵探和會長，一個人跑到街上去了。

六

在那天晚上十一點鐘左右，春木喝得酩酊大醉地回到

旅館。他像是恐怖着什麼似地，睜着眼睛四處地眺望着。

他從看護婦會像瘋子樣子跑出來，在路上喊了一輛汽車，毫無目的地走了。他不到警察廳去，也不回到旅館，一直到郊外M地方的一家酒館，發狂樣地喝着酒，到了剛才才回到旅館的二樓來。

在這個時候，聽見有人上樓梯的足步聲。他不期然而然地心裏跳了一跳，同時旅館的老板娘在門外站着說：

『春木先生，你的信。』她慢慢地開了門，送進一封像是女人寫的信，

『不貼郵票，但是放在信箱裏，我想一定是誰自己送來的。』

春木急着等老板娘快走似地，顫着手撕開信封。

春木君！

在你得到這意外的消息的時候，難免驚疑吧！然而在這廣大的東京，何處有我哀訴的地方呢？唉天下之大，只有你一人，只有你一人，我非要求你完全知道我實在的心不可，因此冒昧地給你這一封信。

殺死榛原銳男的人就是我。我是爲着被他所虐待的姊姊加能美織子報仇的。抱着純潔的心的女子，受了如此的打擊，受了男子的拋棄，這樣的悲哀是太酷了。我的姊姊

可以說完全是爲着抱恨而死的。在她臨終的時候，把毒藥交给了我；她的遺言就是囑我要殺死那個拋棄了她的人。我當時在姊姊的面前發誓，終生必要雪了姊姊的遺恨。

經過了許多談不了的苦的經驗，以至於到了現在的狀態，前天的能夠會見他，我以爲是姊姊冥冥中有靈。我只等着機會下手。並且機會是意外的早。

春木君！我這回殺人，自己並不覺怎樣。我僅僅竊竊私喜能夠實行了姊姊的遺志。昨夜十二點鐘他要喝水，我把毒藥放進去的時候，覺得好像是放進白糖似地。昨夜我也特別的好睡。你早上看見我的時候，我不是安安然然地嗎？

然而一到今日中午，忽然受了不安之念所襲擊。我知道做出不得了的事情了。也可以說是受良心的苛責吧！我坐立不安。我自己感到自己也許會因此而發狂。

末了，我決心自殺了。已經爲姊姊雪了仇，自己在這世界上已經是無用之身。我的心一經決定就安然得多了。所以就寫了這封信給你。

春木君！這是和你的永別咧！唉！我寫過信之後，就藉口回家親身把信送給你，春木君我要和你做永久的告別了。

我盼望你保重玉體，並祝你前途的光榮。並希望你永遠不會忘記了可憐的我。

信完了。春木再向下望着最後寫的假名曼優子，加能靜子上的署名，滿眼含着眼淚，抱着從口袋裏掏出來的像片，像狂風吹倒大樹一樣地倒在床上。

在那張像片，當然就是曼優子小時候和她的亡姊一道照的，爲着他所愛的曼優子，正想着於可能上要破壞這個證據。

隔了幾天，「明暗」咖啡的女店主高高興興地從快樂的旅行回來了，開當店的主人結果成了個行跡不明的了結，曼優子是自殺了，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只有春木的悲哀殘留在他多管閒事的心上到永遠。

活躍週報

第十六期要目

- | | |
|-----------|-----------|
| (一)封面之前 | (四)批評介紹 |
| (二)世界與中國 | 騷動的街 |
| 水，奔流在中國 | 巴斯開登在銀幕上 |
| 飛的消息 | 的苦臉 |
| 失業人調查 | (五)調查與統計 |
| (三)在出版界外面 | (六)東西南北 |
| 從夜到清晨 | (餘目尚多不繁錄) |

新時代 週刊

第五期要目

- 最近美俄經濟政策之衝突
 墨莎里尼的變態
 日軍力鼓吹對華武力外交
 蘇俄圖擾東北市場
 蘇俄國家機關允滿轉換景象浪漫大學女生
 (餘目尚多未錄)

詩 選

在 歸 途 中

賀 玉 波

謙，可愛的女郎，
在春冬的歸途中，
餘香噴噴飄遍了我的衣裳，
歌聲隱隱清醒了我的心房。

相見時默默無言，
紅雲輕印在你的臉上；

相別時默默無言，
悵鬱充滿了我的胸膛。

相見時默默無言，
微笑淺浮在你的頰上；
相別時默默無言，
酸淚浸濕了我的愁腸。

謙，可愛的女郎，
在寒冬的歸途中，
朔風呼呼刮透了我的衣裳，
孤影深深哭傷了我的心房。

一九三〇，一，一二，作於上海。

鄉 還

劉 季 尊

烏鴉負着夕陽飛遠，
落霞紅染了遠山，
這時候，這時候呵！
我已歸來了我的故園。

這不是我當年離鄉別母那個橋畔，
橋頭的彎腰楊柳依然是當年那樣隨風蹁躚，
只是，只是呀！
牠相偉的幹軀已洞穿了無數槍彈。

聽，那秋風的吶喊，
聽，那流水的潺潺，
牠好像是訴說我母親當年的殷勤囑語，
牠好像是訴說我別後的故園已頻經荒亂。

看，那東邊的叢林，
看，那西邊的亭院，
我去時是那樣青茂葱蘢，
我去時是那樣美麗莊嚴。

而今呵，一切都消逝了，
一切都消逝了，
那兒祇剩着頽垣碎瓦，
那兒祇剩着荒煙蔓草！

鬼火明滅，野狗呼嘯，
荊棘充滿了大道，
這一堆黃土，這一堆黃土，
呀！是誰家的烟灶！

那旁不是我坍塌了的祖墓？
只剩着白楊蕭蕭！
那旁不是我零落了的家園？
只剩着阡陌橫繞！

這情景是悲是喜我不知道，
但我是歸來了我家園的懷抱。
我會着了我的母親，哥哥，弟弟，妹妹，
我要告訴他們一些異鄉音耗。

說我見了許多弟兄們橫槍赴敵，
說我見了許多的難民呼天叫地，
說我見了許多肉附狗腹骨埋黃土，
說我見了許多白髮依閭稚子哀泣。

那疆場上呈現了伏屍累累，
那洋樓裏又添了美妾嬌妻，
他們同是那上帝的赤子，
他們誰不是他媽媽的愛兒。

一個是那樣的幸福，
一個是那樣的慘淒；
城市裏只見官兒們的汽車往還，
鄉村裏只呈現着戰後的丘墟。

異鄉也是充滿了毒蛇猛獸，
到處都沒有安樂之地！
我要將這一切的一切，
去告訴我的母親，哥哥，妹妹，弟弟。

我大步走進了家門，
原來家庭內是這樣寂靜，
沒有雞聲，也沒有犬聲，
又沒有一個人影！

左邊的門兒坍，
右邊的門兒閉緊，
什物是這樣零亂不堪，
桌案上已起了許多灰塵。

我心中正惶恐，納悶，
我發見了壁間有幾行字影，
說他們已逃避到了山寨，
這兒呀，時有兵匪的縱橫。

我眼兒黑了，我胆慄心驚，
我返身跨出了門庭，
拖着沈重的兩腿向前逃跑，
後面好像有一個追噬我驚怪的巨靈。

脫稿於蜀中。

重抄於浦口。

失戀曲

裴慶于

不能關閉了我心情的創痛樞紐，

不能毀滅了我靈魂的悲楚憧憬，
妳曾說生命是戀愛宮殿的軀壳，
妳曾說戀愛是生命活躍的沸騰；

我原不信生命是有這樣的糟粕，
我原不信戀愛是有這樣的神聖，
我甘心受妳欺騙那料是假情愛，
而今我猜透了猜透了妳的心坎；

我說生命緣是戀愛嫉視的仇敵。
我說戀愛就是麻醉生命的鴉片，
妳鍾愛着我呵那料又將我拋棄，
而今我證實了證實了戀愛本質；

我當着妳是一個多情戀的姑娘，
我當着妳是一個多解愛的可人，
失了戀心靈就空虛感痛着愴惘，
失了愛身軀就萎靡消沈着頹廢；

是像太平洋的滾滾海水狂流呵！

我相思的紅淚已爲妳灑落乾了。
是像富士山的高峯在雲霄礮烈！
我濃情的血管已爲妳爆炸飛濺。

是像宇宙間的燦爛日華沒落呵！
我愉悅的生活已爲妳失去光明。
是像夜雲裏的銀色月星沃亡呵！
我美麗的青春已爲妳蒙上黑暗。

姑娘妳殘忍嗎但妳又那般美善。
可人妳兇痛嗎但妳更那麼狡鷲。
小姐妳嬉戲嗎更何必山盟海誓。
愛人妳棄我嗎更何必屬意當初。

我不能洞瞭妳的人生何等色彩？
我不能透澈妳的心腸怎樣毒很？
我不能剖解妳的性情那般薄情？
我不能證明妳的說話如何虛僞？

就這樣打斷了吧打斷了那眷戀。

可是這又那裏能拋棄那裏能行；
就這樣忘懷了吧忘懷了那愛情。
可是這又那裏能消滅那裏能行：

妳給我甜吻過妳那紅色的香唇，
妳給我擁抱過妳那輕弱的柳腰。
妳和我融合過那熱烈烈的濃情。
妳和我狂想過那月圓圓的幻形：

妳還記得嗎這一切溫柔的美夢？
妳能忘却嗎這一切愛戀的殘景？
妳還記得嗎這片片密意的結合？
妳能忘却嗎這片片滄感的往事？

一九三一，中秋于南京市立圖書館

雪 流 曲

鄭 鏞

急欲實出這黯灰地陰悽密織的天地，
但在四處啊都是黑影悒悒的森寒墓墟，
璀璨的玄輝照臨不到永將冰硬的死屍，

啊！那死屍是長埋在黝黝蒼黑泥底！

乾枯手掌解拔不去繚鎖生命的赭衣，
血紅的酒精引不燃那熄燼的心頭火炬，
霉爛般的毒汁滿滿灌貯遍體脈液，
在惡夢的帳中幽微地聽到呼喚的哭涕。

光榮與歡悅只是引向靜冷的陳死墓地，
輕蔑的挪揄怎也逼不近那垂封的眼底，
鎖在朦朧的疲倦裏留映下朦朧往跡，
惺忪地倦眼凝住胸上匍着巧騙的火蛇！

嚴肅的聖殿上猖獗地滿集着蝎蜴狐狸，
虛耀和諂媚快快地殷勤拋眼而相遞；
灼灼的情薪默默蓄在塵冷的死灰裏，
爬斷倦憊的腿骨依見誘惑的玲瓏天梯！

一九三一，夏於上海梵王渡。

在 鏡 中 賀 玉 波

惟恐難能永遠忘記，

我忍心把伊的玉照藏在箱底；

啊，昨夜的夢裏，

在鏡中偏又見到了伊！

伊只着一件灰素的旗袍，

憂鬱籠罩着伊的顏面，

不瞧不睬，

低頭斜倚着牀欄。

伊彷彿是座古希臘的石像，

看不見往日的熱情的笑過！

看不見往日的勾魂的秋波！

更看不見往日的動人的酸淚！

雖只相隔咫尺，

我羞愧得不敢見伊；

啊，昨夜的夢裏，

在鏡中，偏又見到了伊！

一九三〇，五，一五，作於上海。

遊子的深心

李 夾 人

一陣陣從無邊的天涯吹來了匆促的凄風，
沙沙地隨着飄落了幾片殘敗的落紅！
遊子的心深像是飄搖在天際的浮雲，
輕輕地輕輕地浮動在無窮盡的長空。

雖也會在客地的歸夢裏追訪過故鄉的河山；
雖也會在幻美無邊的紅霞中隱見水秀山青的江南；
但這剎那的愉快原一樣虛無地不能帶到醒後的時辰，
這深夜遠遠地幾聲犬吠是包含了幾多遊子的凄慘？

蒼穹散漫的白雲高張着神祕的網罟，
我也曾徘徊在客地的月夜遙向遠遠的雲樹；
在縹渺的峯影裏何曾有一個清淨的鄉村，
怎堪再在浪遊的長途向茫茫的天涯回顧？

這崎嶇的世途是蘊含了多少哀酸的痛苦，
一線線的淚絲怎能把人生的殘夢修補？
再莫要想起逝去了的幻夢是多樣的縹渺，
再莫要計算杜鵑的抽芽殘敗已經過了幾許次數。

一九三一，六，十九，南昌古井的一角。

農民文學論

毛一波

一，都會文學底否定

現在的所謂農民文學，當然是對抗着都會文學的，而且否定了都會文學。

都會文學的階級基礎是資產階級小有產者，及游惰階級，而農民文學是勞動無產大眾的。正因為是這樣，所以農民文學必然地成爲勞動階級的文學了。

而所謂勞動階級的文學，乃是自然地當做勞働階級的鬥爭武器的。在這一點，勞働階級文學論與農民文學論，

是有其相同的地方。

藝術在其需要和理解的二點上，是無有地方性。比如有一個藝術，只在一個地方需要，或只被那一個地方人理解的時候，那個藝術，是不是藝術呢？這要在於這一點藝術沒有鄉土，沒有國境，越過國境，越過山海，給感應於萬人之胸懷裏，萬人之心靈上的，就是藝術。

確然，藝術是世界的，沒有什麼國家和地方的局限，所以，藝術的對象是站在人類的立場上的人間意識。那麼因為什麼原故有人否定人類的立場而承認階級的立場，並且主張階級意識呢？然而精細觀察這個主張，也不過是要把持階級意識而站在人類的立場的意思的。所以在發動方面考察，藝術是沒有地方性的。

但是，在另一個方面，就是在那生長方面考察的時候藝術是明白的帶有鄉土的地方性。同一個植物生於地上，長於地上一樣，這藝術也在一個地方生產，也在一個地方長成，所以藝術總有一個故鄉。然而，在其發動方面說，牠沒有地方性，牠超過鄉土性，似乎一個樹木由地面生出來，而其枝葉在空中盛茂，藝術也是由牠的鄉土發動，而去到了異鄉他國。如果在異鄉他國，牠不失其鄉土味與地方性，則其鄉土味與地方性，是尤為濃厚了。

如果那藝術在異鄉絕域失了牠自己的鄉土性的時候，那藝術是失了個性的，變成了一個模倣的，一個假冒。所以藝術失了個性，失了自己的鄉土味與地方性的時候，好像一個人工的假花，雖然奇妙絕巧，却沒有野生美。沒有像一個野生花的野性的健康美，隨而那藝術是失了藝術的傳統的。這樣的實例，是在歷代的文藝史上可以找得出的。比如日本萬葉集時代，是可以說鄉土的，野生的，而古今集時代，是都會的，人工的技巧的前者是下根於大地，盛茂於大空中的，而後者是如院中盆裏的，奇花。這不過是萬綠叢中的一例，室町時代的小調與德川時代的小調的比較等，都是如此的。前者是調裏藏着強有力的生命力，但是，後者只不過是觀念的遊戲的無生命的小調。

那麼，爲什麼都市和都市生活是抹殺藝術的野生美，使他墮落於無生命的？其最大的理由，就是都市人是自然的地方性太少，而且都市是使其居住者漸漸離開自然，叛逆了自然性。

那都市人是沒有時間可以看太空，沒有時間可以接觸大地，陰險，邪惡，鬥爭等就是他們的全部的生活了。這不但在商業上的，甚至於戀愛也是的。所以他們的意識，感情，神經漸漸變成過敏的，技巧的，狡猾的，邪惡的了。所以由這樣的生活，他們失了野性，離了大地太空的自

然，就是他們失了大地太空裏生長的農村人們的活潑強有力的氣質。所以他們雖然是住在一個地方的都市，却沒有地方性，他們住的地方，不是一個地方，而乃是世界的都市，而且他們不是地方人，而世界的都市人。

那麼，現代的藝術是怎麼樣？那藝術的胎母的現代生活，尤其是都市生活是怎麼樣？不必多說，自然是不健全的，沒有甚麼生命力的。貨幣交換，非人道至極的勞動和榨取，欺騙，離間，肌餓，淫蕩，賭錢，酒等等，就是現代都市生活的全部了。在這樣的生活裏，他們必然焦慮且過敏，爲着這焦慮，煩悶，過敏，而藝術於是發生。但是這樣的藝術，是不過一姑息之計，並不是爲着向高尚之靈而前進的藝術，換句話說，這個藝術是由從來沒有思考過太空大地的神祕與愛的人而產出來的。

所以，爲着藝術的神聖，人道，太空大地的文藝，要創造田園文學；這就是提倡農民文學緣故。

二，農民文學的資格

只描寫農民的生活和表現出鄉土的生活，的作品，你就把牠當做我們所要求的農民的藝術是不對的。『如果說在都市生活裏採集了材料的小說和戲曲就能做成一般的都市文藝，爲何以描寫農民的生活和表現出鄉土的生活，就

不能做成農民文藝呢？』恐怕有些人要提出這樣質問。以我們的觀察，為鄉土藝術，那作者的態度和作者的觀察如何，是比那藝術的題材較為重要；換句話說，作者否能把執而且了解那鄉土生活的真的意義？乃是很重要的。

從來沒有思考過鄉土的意義的人，要去描寫田園生活的話，那作品的價值差不多會等於零的，因為這個作品，是同我們沒有直接關係的，只不過是一種文字的羅列。思索一生活的意義，並且把執那個真意義是，就是對那個生活加個批判的，如加了批判，這就是證明作者是所有確實見解和自信的。為我們所要求的鄉土的藝術最需要的，就是這個批判，沒有這樣批判，而且還沒有把執那生活的真意義的人的作品，勿論是有產階級文藝，無產階級文藝，農民文藝，都沒有什麼意思的，那不過是一種的生活的記錄，或無聊的長篇故事。現在我們的文壇不是以這樣的作品充滿着的嗎？

鄉土的藝術，是由鄉土生出來，就是由鄉土的真的意識而生產。站在澈底覺悟的立場上，換句話說，站在已加嚴正批評的信念上，觀察生活的時候，這個鄉土的藝術才會產生出來。但是，有些人以自己是作農民生活的，或自己是很接近鄉土生活的人說：「我是完全可以創造相當的

鄉土藝術的資格的」。這是很不對的。因為以中間生活的人，——雖離了田園而也不能做都市生活的——算是沒有資格的。

現在，在農村作農民生活的人是，一定很明白農村生活的如何，要明白的曉得這樣的事實是為鄉土的藝術之第一條件。但是只以曉得那事實而不知全部的根本上條件。就是從那事實他們是看出來什麼東西呢？再進一步，他們作者是對那自己看出的東西，下如何的價值的判斷？這個是必須根本上條件。所以，勿論怎麼樣貴重的實事，對這個事實不加批判，而只列記其事實的時候這只不過事實記，不能成為藝術的。藝術是經過作者看得到的事實批判的表現，不僅在乎羅列事實。

所以身居農村而目睹今日生活底狀況，是固然沒有錯的，但是，亦很容易只固執於眼前的事實，而看着不着潛在的奧妙。究竟，事實上甚麼潛在那裏呢？也不把那個顯示出來而謂自己所寫的都是事實，真叫人氣鬱不爽了。應該把現在事實都明白，且能洞察一切，由那裏頭能找得以前的人未曾發見的新意味，加以適切的批評能夠使之擴大長進地表現出的人，——才算生於鄉土藝術最適宜的人呀。近來做莊稼的人，容易缺乏批判性，而中間生活的人，又

離事實太遠，所以這難關非讓生在適於鄉土藝術的人，突破出來不成的。如此言之，應該由甚麼覺點上批判那事實爲對呢？這當然是在這裏應當發生的問題了。

鄉土藝術，儼然是社會文藝，把鄉村裏所現出的生活，在全社會方面要使之擴大的熱情之下生出來的藝術了。或者世人誤會，以爲我們底鄉土藝術，竟是文學上的，和都會文藝，對立，且誤認我們要把田園文藝，單純地做農村的人底新藝術。這樣說來，乃是我們以爲遺憾萬分的。

鄉土藝術，是想在鄉村意識裏生活而對於全社會的絕叫的了。是應有先以見地上理解充分之後着手的必要，然則前面所說的批判底必要，鄉村意識底把握，並且應該非由如何觀點去觀察現實不成的，也自然地明白出來。換句話說，如今日底社會裏是以都會生活爲很惡劣，而田野的生活爲正道的。但是，那正道的田野生活，究竟在今日農民生活現狀是怎樣的呢？果然在怎樣地正當的位置呢？並且，今後我們底正道生活，應該根據甚麼而求得呢？如對照上邊所說的事，沒有正確的考究，我們對於世上，就沒發一言之資格。我們往往把事實想的太容易。研究。土文藝術的時候，是有把腦海裏的那些因襲偏見拋棄後才來着手的必要。

我們要批評全社會面上，所存的一部生活的時候，如不知道該社會底全局的生活，是不成的。要理解農民底生活，非把牠底對象都會生活，首先知道清楚不成，（這並非依著經驗而所說的）同時，不把農民生活底特殊的傳統——譬之農民生活究竟自古代以至於今日我們底目前有什麼變遷下來否？——亦得知道清楚，不然，現在的事，也無從知道詳細了。爲正當地理解起見，亦不能不努力也是應該的我們如果不把一切都判明清楚之後。不能把我們提倡農民文學的立場確定的須理解人生，須理解這社會之後，我們底立場，才能站得住的。

所以說，汗漫的記述，是不值一個藝術的話，如照上邊所說的，乃由於缺乏準備的緣故。

我們對現在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有責任的；換句話說，我們負著爲全人類不做不成的事。再換一句容易的話說，就是人間自身，不能不做無論甚麼生產。鄉土藝術家，當然要在這見地之下行動才行。這不過是我們所主張鄉土生活本有的一個觀念。鄉土藝術，以立場上對於現實一切不合理的事毫無容恕地爲其批判我要把現實的人生，還把社會以理智的以感情的便做成真正的。所以我們相信將來的

新社會將由鄉土出來，由鄉土的意識裏所要築成。因此，由目下盼望新生活以至於創造，是不能沒有一個大運動的。

以一般的說來，農民自有史以來，真理，從藝術，從宗教，從娛樂，甚至於從一切人間的精神也都隔開着，阻止著的，只做勞働下來的，只無聲無語地把人間底生命的糧食產出下來，畢竟他們以為那是他們底職分。但是這裏新生出來的精神，決沒有滿足於這裏的理由，他們背着父母徐徐地隨自己底意思向着他們底方向走了，向着直到如今被阻的方向而越牆侵去。我們底精神已經和陳腐的人民底精神告永訣了。具有新精神的他們自己可以創造新農村。他們在新社會裏才能發揮他們底面目，他們到那裏才能安住而生活了。鄉土藝術底所向去的天地，實在就在這裏的。

以上的意見，乃是日本農民文學底提唱者，尤田卯氏一九二五年發表於文章俱樂部的概要。這評論的特徵，在於其觀察是社會主義的智識的，而藝術的對象是特地指着現代社會生活。

但對於接近鄉土勞働者底特殊精神生活，比較上無關心似的。近代培成於社會主義的人們，大多是，把農村，

農民，農民底文學觀察的這樣，但可算是包含很多真理的主張了。

三，農民文學底精神

在這裏所說的這些意見，究竟都是誰所說的，似覺難得指出了。因為這是著者，直到今日，從新聞雜誌上，或以直接談話所得的綜合而成的緣故。但一言以蔽之，這可說是近來許多抬頭的傳統社會主義者底意見。

尤田氏說的自來的農民，從有史以來，從真理，從藝術，從宗教，從娛樂，甚至於從一切人間的精神也都隔開着阻止着，只做勞働下來的，只無聲無語地，把人間底生命的糧食產出來，而只成了拘束於因襲的無意味的人類。他又說，那些農人是對於覺新的農民當做是敵人。

但是，農村底傳統主義者，所想的是與此迥然相反的。果然是的，農民有史以來，從一切文化上遠遠地被排了，這未嘗不是為農民本身底悲慘的事，然直至而今，從另一方面說，倒不是有幸的麼？支配階級把文化獨佔底影響，他們農民可沒感染著，不僅如此，農民以獨特的真理，生出藝術，歸依宗教，醉於娛樂，並且把持了最深遠的精神。

如果稍微一想，就想到農民似乎未曾有過藝術。那是不錯的，農民不像都市人，有了偉大的建築物或巧妙的彫刻。並且對那些，也沒有過藝術的鑒賞，但是農民有了他們自手所做的建築物，彫刻，或繪畫。看各國底祭祀的時候所用名物的人型和器具罷看那裏頭所繪的畫樣罷。那個固然不必和都市底藝術品比其技工之巧妙，但是樸素裏所藏着的野趣和人間味，却非是都市底藝術所及的。

宗教也是這樣，神道在支配階級中發達而成忠君愛國，且爲武士道，而農民則爲農民道，這可說不出甚麼甲乙優劣的。又如佛教，要說是真真地傳其精神者，只有農民以外沒別的。總而言之，以階級的觀念，或個人主義底功利觀念，爲思想之中心而構成社會的都市人，欲使佛教，不階級化，和不功利化，也不可能。原來佛教是以死之恐怖而視宇宙底根本是絕對無常所起的精神；所以其信仰是絕對的，那裏就不能有何等的道德，何等的條件的可說。但都會底佛教，定出第二義的道德，而使宗教犧牲於道德了。

農民則不然了。他們的道德的生活，詳言之他們現實底生活上，無關係也信仰佛教，還熱心地信仰了。最有進步的真宗，（日本佛教之一派）在農村裏得到好結果，這

都並非他們無智地偶爾爲之的。

農民底精神生活——這樣說來，是傳統主義者，所很渴望的了。原來農民以職業上是拿鄉土做他們底對手的，而鄉土勞動裏，不需要競爭者，因爲相對物是不言不語的土地之故。雖多勞働而增加收獲。也不至有遺害他人之理，加以遺害他人的事是一個人自己所做不來的，即是一家族全部出來做也不成的。因爲這非由一村全體協力從事勞働不能得圓滿的收獲，假說害蟲發出，而村中有家偷懶不出來協力，則不能完全地驅除的而且農民底人間底第一美點，還做以後的社會底基礎的相互扶助之精神最爲濃厚，這若比較於他階級則有天壤之別。（可參看克魯泡持金的互助論）第一拿武士來說，他如果要出世，不把人殺掉或不把人排擠，則出不了頭，所以朋友同志之間，也不能顧情，一出門外，便全是敵，和互相扶助之精神迥然相反的觀念支配著他們，而尤其是拿商人來說，則光拿他們賤買賣貴的意思就可說是不好的，何況商業上有了敵人，不能不與之繼續競爭。比如，所經的商雖不同，一方把貨物賣出很多之時，自己也有利害的關係；一方獲利之時，一方必有損害的，在這樣社會裏，只有個人主義，可以無限地發達。

再，鄉土勞働是自撒種子以至收穫的時候，有一定的期間，無論怎樣地燥急，不到時期，是不能得其結實，不過，可做的就是施以手工，上肥料，稍助自然而已。再，如遇着凶年，也不能說一句不平的話，所以盡人事而聽天命的忍耐的美德，總是在農民裏發見的。換言之，農民就是隨自然而活的大地底子息了，並且農民是沒有像商人所持之投機的意思，也沒有仕宦家所持之功名心，農民底步驟真是堅實的了。

在不動的土地上做一直綫的生活的農人，比較從屬於變遷浮沈無常的資本或隸屬政權的人們觀望過去，現在未來，是便利的多。因為是無變化的，所以他們一生的生活不是印象的，還是所謂求遠的觀念支配他們底精神。因為他們底精神。因為他們底生活不是印象的，勞働是個人的個人之意識很薄弱的。農民底觀念，以為自己在永遠裏只有這一點，所以連他們底意見雖沒有這樣，但他們心裏所懷的宇宙觀是非常廣大。因此之故，他們共鳴了道德的世界，即超越現世的佛教底宇宙觀。

傳統主義者，就在這裏說他們底精神在現代上是缺乏的，但可以做成將來社會底基礎。

可是，尤田氏亦或許還看着別的方面而說的吧。

上面各文字，均係抄譯本村毅之農民底文學一書中之第一章而成。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在上海。

要明瞭文壇上的消息不可不看

星期
文藝

每期三分全年一元五角
訂報處：上海現代書局
社址：江灣翔殷路二八九七號

視 察 員

(五幕劇)

哥 郭 里 著

陳大悲 郭敏學 改編

第 三 幕

佈景 與第一幕同

幕開後，陳太太和陳秀芝兩人並肩依窗而立，
向外張望。

陳太太 都是你害得我們在這兒等了一個多鐘頭啦，一個

人也不見來！

秀 這下，的確，再過兩分鐘一定什麼都可以知道啦。
。彩鳳也該回來啦。（向外望）呀，媽！那邊不是有人來了嗎，你看你看！

太太 在那兒？你的話很難叫人相信。啊，是的，有人來啦！那是誰？矮個兒，…穿的長袍…誰？呵？

秀 媽！是張小滿！

太太 那兒是張小滿，你想起誰就說誰，……不對的。

秀 是媽！媽。

太太 你總是跟我頂嘴，告訴你說，明明不是張小滿，你偏要說是他，

秀 你細瞧，那不是張小滿是誰？媽！

太太 呵！對啦對啦！這回兒我也看清楚啦！（大聲喊）張先生，你快來！快一點呀！他們怎麼樣啦？你就站在那兒告訴我罷！吓？……很利害？那末我們老爺呢？甚麼呀？（稍向後退，怒）他怎麼不說呀！（張小滿急慌慌走進來）你趕快告訴我！你們剛才忽然都跑啦，我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急的等着，一直到現在，一點兒消息也聽不到，到底是什麼事呀！

張 我因為給你送一封信，一股氣的跑，把兩條腿都跑酸啦！請你不要責備我，太太！小姐，你好吓？

秀 張先生，你好？

張 是縣長寫給你的一封短信。

太太 來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是甚麼督軍嗎？

張 不，不過同督軍也差不多。那樣的有學識，那樣的尊嚴可怕！也真虧他。

太太 那末老爺信裏寫的就是關於他的事嗎？

張 是的。

太太 你快告訴我，現在怎麼樣啦？

張 唉！現在總算說妥啦！起先他非常的利害，皮氣很大！說飯店裏待他不好，說沒有一個人看他去，說不願意看縣長一個人進監獄去。後來，他簡直的開口問縣長要錢啦。縣長送了錢給他之後，就轉口說縣長很好。我們的事情總算過去啦！他們現在到醫院裏參觀去啦！……起先縣長還以為有人暗地裏告他哩。那時，我真害怕極啦！

太太 你害怕什麼？你又沒有做錯事。

張 不是的，太太，聽着大人物說話，心裏總免不了

有點害怕。

太太 以後呢？……就這樣完事啦嗎？他的模樣兒可好嗎？是個年紀大的人，還是青年人？

張 是個年輕的人，大約二十二三歲，可是說話的時候，那種樣子和老年人差不多。他說『我要往這裏去，那裏去……』（用手亂指）不由得不叫人佩服。他說『我愛寫字，也愛念書，但是房裏有東西打攪我』他還說『房子太黑暗啦！』

太太 他的模樣兒長的怎樣？頭髮是黑罷？

張 哎，頭髮黑的像黑漆一樣。眼睛非常有神。一望就叫人害怕！

太太 老爺信裏給我寫些什麼（拆信讀）『吾愛，適才無限難關，現在醬菜兩碟，魚半份，大洋兩角六分，……』（停）這，我不知道，寫這醬菜和魚幹什麼？

張 這呵！知事寫信的時候，因為手邊沒有白紙，寫在一張賬單上的。

太太 呵，是的。（接下去讀）『……現在望得有良好結果，速將西廂客室整理清潔，以便貴客居住。午間擬在醫院用飯。迅飭人至施成蔭酒店，着其趕

速送來最高汾酒十瓶爲要爲要！否則，吾將搗毀其門面！……』呵，這就得馬上預備，人呢？人都上那兒去啦？老范！

張 （急到門邊喊）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上）

太太 你趕快到施成蔭酒店去！……你等一等，我寫個字條給你。（坐着寫字，一面說，）你趕快把這個字條交給車夫，叫他立刻到施成蔭那兒，送十瓶上等汾酒到醫院裏去，你自己趕緊把西廂客房打掃佈置得好好的，預備招待客人。靠東邊的牆按上一付床鋪。還要洗臉盆架子那些東西！

張 太太，現在我去看他們參觀得怎麼樣啦！

太太 好，好，趕快去！趕快去！（張下）如今，秀芝，我們應該打扮打扮，別讓北京人來了看着笑話，你最好就穿你那件淡青色衣服。

秀 咦！媽，爲甚麼要穿淡青色的？我就不喜歡那^種顏色！我要穿那件花的呢！

太太 花的？虧你想得出，我要你穿那件淡青色，是因爲我要穿茄花色的呢。我愛那種顏色。

秀 媽，你穿茄花色的不好，

太太 甚嗎，不好！

秀 不好！無論如何，我總說不好。年輕人才穿茄花色的呢。

太太 胡說！難道你嫌我年紀老嗎？

秀 不…但是，那總不合式。

太太 別說啦，我總不信我是老啦。無論如何，茄花色的衣服我要穿定啦！（陳太太和秀芝二人下。老范由窗口往外倒污土，老楊負箱籠進。）

楊 放到什麼地方呀。

范 就放到這裏邊去。楊大爺。

楊 歇一歇罷，唉！真倒霉透啦！餓着肚子搬箱子！

范 楊大爺，督軍什麼時候來？

楊 （怔住）那兒來的什麼督軍？

范 就是你們老爺。

楊 他，他不是督軍呀！

范 難道你老爺不是督軍？

楊 他，（慚）呵呵，對啦！但是你不要這樣稱呼他。

范 那嗎，他比督軍大呢？還是小？

楊 嘿！比督軍大的多着呢！

范 呵，原來這樣！怪不得我們這兒忙成一片，比督軍還大呀！

楊 喂，夥計，我說你是好人，請你吩咐他們給我弄點兒飯吃好不好？

范 楊大爺，現在還沒有預備呢。我們吃的東西，又不敢叫大爺吃。等一會督軍……不，你老爺來了吃飯的時候，也同樣的給你預備一份。請你等一會罷！

楊 唉，你們吃的什麼東西？

范 饅頭，稀飯，青菜，和醃魚。

楊 那麼，就請先拿些饅頭稀飯來吃吃好啦。在出門的時候，我什麼都能吃。現在先把箱子送進去。

范 好的。（二人將箱子抬進去。）

（一個警察開門，馬藻章進來。縣長和醫院院長，校長，張小滿隨上。王不滿鼻子上貼着膏藥亦上。地板上有廢紙。縣長命警察等檢拾。兩警察爭拾。撞來撞去。）

馬 醫院辦得很好。你們所有城內的機關，都讓我參觀，我非常喜歡。我在別的縣裏，從沒有像這樣參觀過。

縣長 別的縣長，我敢說，官長們僅僅顧全了自己的利益就得啦。在敝治下，除了稟承上峯的旨意，盡心職守之外，並沒有別的意思。噫！

馬 那樣的酒席是很好的。我吃了許多呢，你們平時都是這樣吃的嗎？

縣長 不不，那是特為大人預備的。

馬 我很喜歡，那樣好的酒席。那魚叫什麼名子呵？

劉 (進前一步說)那，那是新鮮的黃花魚，大人。

馬 好極啦！我們剛才什麼地方吃飯？醫院裏罷？

劉 是大人，醫院裏。

馬 得啦，得啦，那兒還放着許多的空床，想是病人全好啦？是的，病人好像很少吓。

劉 不到十個人。其餘的全治好出院啦。自從我接事以後，來一個人就醫好一個人。也真叫人奇怪，病人一進來就好。其實並沒有許多藥，只是我們那兒的信用和規程，也足以使人們信服，病就用易好啦。

縣長 我敢說，最難的是當一個縣長。事情非常復雜，非常瑣碎！譬如街道的清潔啦，警察的秩序啦，社會的治安啦，房屋的修葺，啦一切的事情，却

要一個人去管理。總而言之，無論你如何聰明，也得使你無法辦理。現在，總算稟承上峯的明令，諸事都已就緒，假使換一個人到這兒來，那恐怕只顧了他個人的享樂啦。卑職每天晚上睡在床上，時常這樣的想；『天呀，天呀！我這一點爲國爲民的苦衷，有什麼法子可以表達出來，讓上峯滿意呢？……』至於說到上峯的獎勵一層，那自然在乎上峯，我自己，總算問心無愧啦。大人想，一個縣裏，街道非常清潔，社會上的秩序又很好，對囚犯們也非常盡心，吃烟，賭博，打架種種惡習，都減少啦，那我還有什麼要求呢？那些爲自己名利着想的事情，我是不願意作的，名譽，固然是人人喜歡要的，可是一個有道德的人，那兒會把這些事放在心上？（陸寄，劉希平，和二滿互相擠眼表示非常佩服縣長的善于辭令。）

馬 你說的很對。你們這兒有什麼東西可以消遣嗎？
譬如打小牌吧？

縣長 （急）沒有，沒有：在這個地方我從來沒聽說有人打過牌，連牌是怎麼樣打的都不知道呢。而且看見牌就非常討厭，甚至連像骨牌一類的東西却不

願意見。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小孩子拿着一張骨牌兒玩！回來就一夜睡不安甯，作了許多的惡夢，那兒還能把寶貴的光陰，作無益的消遣哪？（陸劉等又相互擠眼，並指着縣長，以手作打牌勢。有這寶貴的光陰，我為國家謀利益，為人民造幸福，不比什麼都好嗎？

馬 可是，這也是例外。比如在閒暇無事的時候，為消愁起見，也不妨……你的話也不盡然……這種事情是最有趣味的。

（陳太太和秀芝兩人上）

縣長 請你允許我給你介紹她們。這是內子，這是小女秀芝。

馬 （向二人鞠躬）我今天想不到能見你，夫人，真是榮幸之至。

太太 我們能見大人，是再榮耀沒有的事！

馬 （謙詞）夫人，還是我榮幸。

太太 那兒的話，大人，你太客氣啦，請坐罷。

馬 站在你的跟前，我非常喜歡的。但是夫人既然這樣說，我就坐下啦，我能坐在你的面前，我高興極啦！

太太 你這樣說，叫我真不敢當。……我想你離開北京後，一路上不很舒適罷，

馬 可不是嗎，你知道，在繁華地方住慣哪，一出門，那些骯髒的旅館，黑暗的房間，還受盡了茶房的氣。……真是一言難盡。但是到這裏，遇見夫人，就（作媚態）什麼都舒服啦。

太太 那兒的話，我真不敢當。你太看得起我們啦！

馬 當得起，夫人。你一定當得起。

太太 我們簡直是鄉下人。……

馬 鄉下人，也有鄉下人的好處。但是，當然比不上北京囉。北京，自然好的多啦，那兒的好處，我告訴你，你應該相信的。我們的處長和我好極啦，時常拍着我的肩膀說；『老哥，到我家裏吃飯罷！』我每天到衙門裏只待兩分鐘，吩咐他們，某人作什麼，某人作什麼，他們就辦去啦。護兵馬弁跟在我的後頭，我一上樓，他們就說；『馬老爺，我給你刷皮鞋，』（對縣長）你們還站着幹什麼？請坐罷！

縣長 卑職可以站着！

劉 大人我們就站站好啦！（三人同時說）

陸 請不必費神！

馬 人人都是平等的。請坐罷！（衆人坐）我自己不會客氣，所以我也不喜歡別人對我不要客氣。我常常想法不使別人知道，但是，總是瞞不過人，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就有人說；『那就是馬某人吧？上那邊去的，就是，』有一次人家誤認我是大總統，警察軍官兵士們都向我行舉槍禮，這是後來一個認識我的軍官告訴我的。

太太 本來你就像個大總統吓，以後怎樣呢？

馬 我還認識許多的歌女，對這層我也是個風流的人物。但是，現代大文學家，我還認識不少。胡適之就是我的好朋友。我時常問他；『胡適現在好嗎？』——『馬老哥，沒有甚麼』他時常這樣回答我『惟其…所以…』像這類奇妙的話，你們懂得嗎？

太太 你這樣巧妙的話，可以寫一篇好的文章。你一定都記在你的日記簿上啦？

馬 當然，我都詳詳細細的記載着。我的著作很多着呢，太平天國大戰啦，萬科全書啦，劉老太太之祕密啦等等，太多啦，一時也說不完。我那兒喜歡作這些無聊事情。但是文界中人要求我…『馬

老哥，馬老哥，你出版些兒東西罷！』『好的，我隨時可以作的』有一天，一晚上我就寫了很多的書，把他們都驚壞啦！我的心機的敏捷，就可想而知啦。凡著作中署名梅花館主，滬濱上人，寄滬居士的……都是我的著作。

太太 那嗎，你一定在上海住過吧？

馬 當然，我在上海爲人家修改文章，有一次人家送了我八千塊錢。

太太 那嗎，飲冰室全集也是你著的囉？

馬 哎，那也是我著的。

太太 我一猜就猜着啦。

秀芝 媽，那好像梁啓超著的呢。

太太 誰要你多嘴？

馬 哦，對的，梁啓超著過這樣一部書，我自己著的也有一部書，叫飲冰室全集咧。

太太 是的，我所讀的，就是你那一部。真好極啦！

馬 老實說，在北京文學界中，我也算得第一家啦。無論什麼人，都知道有馬藻章這個人，住在什麼地方。(向衆人)你們要是到北京的話，就請到我家裏去，我家裏還常開跳舞會呢；

太太 開跳舞會，我想一定是快活的。

馬 噫，那還用問嗎？一個西瓜——是值得一百塊錢的一個西瓜，放在桌子上。火鍋裏的汽，就和輪船上差不多。世界上找不着第二個。我們跳舞會裏有一個團體，裏邊有大總統，國務總理，外交總長，有法國，英國，日本，俄國，德國，美國，的公使，有我那種熱鬧的快活的神氣，真是不曾見過。我一口氣跑上了四層樓，喊着我那漂亮的丫頭說：『芙蓉兒，來，外套拿來』…我並不是說謊，——我住在樓上，早晨還在床上睡着的時候，一眼望着前院，好極啦，那些公子哥兒姑娘小姐們，你推我，我拉你的一來一去像蜜蜂似的叫着，只聽得『哄哄……』有時連大總統都在那兒……（縣長和衆人驚起馬愈加信口開河。）人家寄給我的信，信封上都寫着『大人』，我還作過總長咧，說也奇怪，有一次，一位總長不知道什麼事，走啦。這個位置讓誰接呢？就成了問題啦，有許多督軍，省長，道尹，太太……想盡了種種法子謀這個位置，但是呀——不行，起初以為很容易，搭手一辦，就失敗啦。說也奇怪，也不

知道怎樣回事，後來大家都沒有法子好想，一齊到我家裏，請我作總長去。煞時間，滿城的人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萬傳……都知道啦，都跑到我這兒來賀喜。一共就有幾百萬人，嘴裏喊着：『歡迎馬大人作總長去！』那種熱鬧情形，你就可想而知啦：我這時，可真爲難啦，連忙穿着便服，出來預備拒絕的，但是回頭一想，既然是大總統已然答應啦，而且民衆這樣熱烈的愛戴，實在無法推却，於是寫了一張履歷片……告訴他們說：『諸位，諸位，我答應暫時接了這個位置，』我說：『答應是答應啦，但是我不能，不，不，不能，……』簡直的，作了總長以後，就像天震地裂一般，大家見了我，都混身打顫，就和樹上的葉子差不多，（縣長和衆人顫慄，馬愈說得高興。）嘿，說實話，我把他們每人申飭一頓，慢說別的，就是參衆兩院的議員，沒有一個人不怕我的，爲什麼呢？是這樣的，我這人，無論他們誰……我總是說：『放下罷，我明白，我有法子！』所有一切的事情，我完全明白。每天到總統府去跑幾趟，他們還要我當海陸軍大元

帥呢……（腳下一不小心，滑下幾倒，連忙支持，作出官派來。）

縣長 （抖擻不已）大…大…大…

馬 （堅決聲）怎麼啦？

縣長 大…大…大…

馬 你說的什麼？我不明白。

縣長 大…大…大…大……你應該休……休息一會罷？
……這兒…房子都收…收拾好啦…什麼東西……
都有。

馬 好罷，我要休息啦……你們給我的早飯很好，…
我很喜歡，我很喜歡。（下，縣長隨下，）

張 （對王不滿）小滿，像這樣一個人，才算不枉爲人
一世例，從來沒有和這樣的闊人在一起談過話。
差不多叫人嚇壞啦，小滿，你猜他是一個甚麼樣

王 人？我想他大概是一個督軍吧？

張 我想決不是的，他不屑當督軍，你沒聽他說嗎？
他說他是大元帥，議員都要怕他呢，我們趕快到
審判廳告訴老方去，太太，再見罷。

王 太太，再見。（二人下）

劉 （對陸校長）可怕呀，我幾乎連我的姓名都嚇忘

啦！我時時擔憂，我們都沒有穿制服。要是人家一留神，到北京去一句話，我們就定啦。太太，再見。

陸 太太，再見。（二人下）

太太 好直爽的人呵，

秀 他其實是個好人！

太太 看他那種應酬功夫，就知道是從北京來的人啦。他的談吐，舉止行動，噯，好極啦，我頂喜歡這個年輕人，我簡直忘記我了自已啦，可是他太壞……說話時不住的望着我。（笑）

秀 媽，那是他看我呢，他真壞。（咬着嘴唇笑）他談到文學的時候，一眼盯着我，以後說到跳舞的時候，他又盯着我，（含羞而笑）

太太 是的嗎？那……那只怕是看我呢。（縣長用脚尖走上來。）

縣長 哎呀，

太太 怎麼啦，

縣長 這真怎麼辦呢？他所說得那些話，就是一半是真的罷……（想）然而怎麼能不真呢？因為他一高興，把心裏所有的話都說出來啦！也許其中不免有幾分謊，但是和總長們在一起作事，時常進總統

府，……他究竟是個什麼樣人呢？真叫人越弄越不明白。我心裏是一點兒主意也沒有啦。

太太 我一點兒也不害怕。我只覺得他是一個有學問有道德的人。至於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就不管啦。

縣長 哎！女人們的性子，是沒有什麼把握的。像他那樣會說話的人，一會兒給你說到這裏，又說到那裏，你們就對他……你是我的妻子，我……

太太 你這半會原來想的就是這？那你就放心罷，我倒有一個主意……（目視秀芝）

縣長 哎，這件事究竟到什麼地步，我這會還是十分擔憂（開門向外喊）老范，你把馬林高成彬那兩個警察叫來，他們都在離這兒很近的門外站着（啞場片刻）社會上的事情，有時真叫人捉摸不定。似你看他那樣兒，瘦瘦的，弱弱的，誰又知道他，他還說要當海陸軍大元帥。可是那種樣子，似乎也不配，……可是……方才他在飯店裏那副皮氣，好像決不容易說好似的，然而到底是年青人我略施小技，他就被我制服啦，哈哈。（馬僕志揚上衆人迎接。）

太太 請坐下。

縣長 請問，大人這會睡了嗎。

楊 沒有。不過休息一會兒。

太太 你貴姓。

楊 姓楊，太太。

縣長 (以目止其妻說話) 哎，好朋友，你吃飽了嗎，

楊 是的，謝謝。我吃飽啦。

太太 請問你老爺在北京時，有許多闊人們和他交往，
是的嗎，

楊 (一怔，急忙說。) 是的。有好些闊人們和他交往，
，

秀芝 你的老爺真好呀！

太太 老楊，他的爲人很好罷。

縣長 哎呀，你們再不要問那些閑話，打擾了我的正經
事，他究竟好……

太太 你老爺究竟是什麼官，

縣長 呀，得啦，再不要問那些無用的話，我的好朋友
，你那老爺究竟……很厲害罷，喜歡申斥別人嗎
，

楊 是的，他……

- 縣長 我非常喜歡你，你真是一個好人；你……
- 太太 你那老爺，老楊，時常肯穿禮服嗎，
- 縣長 對啦。你們真有那麼多的廢話，我有重要的事情，這於我們的前途很有關係的。你……怎樣？我的好朋友，我非常喜歡你。你一路上很辛苦罷，這兒是一塊錢，送你吃杯酒罷。
- 楊 謝謝，老爺你真是個好人。
- 縣長 好，我非常高興，可是……
- 太太 老楊，聽我問你，你老爺愛的是那一種眼睛？
- 秀芝 你老爺那鼻子……長得好看，
- 縣長 這，這簡直，你們再不要問那些廢話啦。讓我問……我的好朋友，你老爺對於那一層很注意，
- 楊 那也說不定。我想，他最注意的是人家招待得週到不週到。酒席是否豐美。
- 縣長 酒席嗎，
- 楊 哄，是的，酒席，越豐美越好。就是我，他也非常注意。每到一處地方，他總要問我，主人招待我好不好，有一次，在一個地方，他問我，『老楊，他們把你招待得怎麼樣，』我說；『老爺，招待得不好。』他氣呼呼的說；『噫，這主人壞透啦

！老楊，記住，到北京的時候，提我一聲。』他說『像這主人，沒有法子想，辦他一下得啦。』

縣長 呵，呵，呵老楊，好朋友，這裏……我方才給你酒錢啦，這兒是幾塊錢給你買點心罷，

楊 老爺，這又是……呵，這樣也好。(把錢裝起來)

太太 老楊，請你到這兒來。這兒是幾塊錢。

秀芝 老楊，我問你老爺平安。(馬在內輕聲咳嗽。)

縣長 停止說話罷，(躡手躡足，輕聲說)對啦，再不要吵鬧啦，你們可以出去罷，

太太 我們自己去，秀芝，這位大人，以我看，我們可以去說，無須告訴他們。

縣長 呀！你們在那兒說什麼？你們上那兒去，我看你們還是出去罷！你們這樣吵，把人耳朵都吵聾啦，(對老楊)喂，我的好朋友……(馬林高成彬上)

長 慢點，脚步放的那麼重幹嗎，發出那麼大的聲音有鬼追你們嗎，

高 有什麼吩咐？……

縣長 聲音小一點，(以手掩其口)那麼大……好像老鴉子似的，(學高的聲)『縣長，有什麼吩咐，』好像從大箱子裏發出來的聲音，(向老楊)我的好朋

友，請你看看老爺要什麼嗎？假使要的話，請你吩咐我。（楊下）你們兩個人站在大人的門外，不要離開！不讓許一個外人走進去，尤其是做生意的人。要是放進一個人，你可小心一點……要是有人送呈文，或是和這類人差不多的，你立刻把他推出去。就這樣，（作手勢）叫他們也知道知道厲害！下去罷！慢點，慢點，……（輕着脚步隨警察下）

請 訂 閱

野 草 週 刊

每星期日出版

社址倫斐路三十四號